五十四

列傳第十五上

通志一百二十上

前漢

蕭望之 子育 由 咸

馮奉世 子野王 逡 立 參

匡衡

張禹

孔光

馬宮

王商

史丹

傅喜

薛宣

朱博

翟方進 子義

谷永

杜鄴

何武

師丹

揚雄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徙杜陵家世以田爲業
一至望之好學治齊詩事同縣后倉且十年以今詔太常
受業復事同學博士白奇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京
師諸儒稱焉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長史丙吉薦儒生
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皆召見先是左將軍上官桀與
燕王謀殺光光既誅桀後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露
索去刃兵兩更挾持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閤曰不願
見吏牽持匈匈光聞之告吏勿持望之既至前說光曰
將軍以功德輔幼主將以流大化致於治平是以天下
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効以輔高明今士見者皆先露
索挾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社稷致白圭之禮於是光
獨不除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三歲間仲翁
至光祿大夫給事中望之以射策甲科爲郎署小苑東
門候仲翁出入從倉頡廬兒下車趨門停車甚寵顧謂
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爲望之曰各從其志後數年
坐弟犯法不得宿衛免歸爲郡吏久御史大夫魏相除

望之爲屬祭廉爲大行治禮丞時大將軍光薨子禹復
爲大司馬兄子山領尚書親屬皆宿衛內侍地節三年
夏京師雨雹望之因是上疏願賜清閑之宴口陳災異
之意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邪下少
府宋畸問狀無有所諱望之對以爲春秋昭公三年大
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鄉使魯君察於天變宜
亡此害今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
然而美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執之所
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唯明主躬萬
機選同姓舉賢材以益股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
見奏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姦
邪塞私權廢矣對奏上天子拜望之爲諫者時上初即位
思進賢良多上書言得
御史次者中二千石
歸田里所白處奏皆
遷官至二千石其後
時選博士諫大夫通
原太守望之雅意在

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遺士則不聞善願陛下遴明經術溫故知新通於幾微參政事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無不怠成康之道其庶幾乎外郡入守少府宜常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以政事復以爲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爲左遷心有不合意即移病上聞之使侍中成都侯金安上諭指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名前爲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望之即視事是歲西羌反漢遣後將軍征之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國兵在外軍以憂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並給轉輸田事頗廢素無餘積雖羌虜以破來春民食必乏窮辟之勸買亡狐得縣官穀度不足以振之願令諸有罪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此八郡贖罪務益邊穀以豫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望之與少府李彊議以爲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無心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

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人情貧窮父兄因執聞出則得以生活爲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壹傾雖有周召之佐恩不能復百者衡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與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之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爲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於是天子復下其議兩府丞相御史以難問張敞敞曰少府左馮翊所言當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間漢但令辠人出財減辠以誅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橫興賦斂也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

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爲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
除今因此令贖其使明其何化之所亂甫刑之罰小過
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敝備
皂衣二十餘年嘗聞罪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
州被寇方秋饒時民尚有飢乏病死於道路況至來春
將大困乎不早思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經以難恐後
爲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權也敝幸得備列卿以
輔兩府爲職不敢不盡愚望之彊復對曰先帝聖德賢
良在位作憲垂法爲無窮之規永惟邊竟之不贍故金
布令甲曰邊郡數被兵離飢寒夭絕天年父子相失令
天下供給其費固爲軍旅卒暴之事也聞天漢四年常
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豪彊吏民請奪假
貸至爲盜賊以贖罪其後姦邪暴橫羣盜並起至攻城
邑殺郡守充蒲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以興
兵擊之誅者過半然後衰止愚以爲此死罪贖之敗也
故曰不使時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亦以爲元虜且
破轉輸略足相給遂不施敝議望之令爲左馮翊三年京
師稱之遷大鴻臚先是烏孫昆彌公翕歸靡因長羅侯常

惠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爲嗣得復尚少主結婚內
附畔去匈奴詔下公卿議望之以爲烏孫絕域信其美
言萬里結婚非長策也天子不聽神爵二年遣長羅侯
惠使送公主配元貴靡未出塞公羽歸靡死其兄子狂王
背約自立惠從塞下上書願留少主敦煌郡惠至烏孫
責以負約因立元貴靡還迎少主詔下公卿議望之復
以爲不可烏孫持兩端堅約其效可見前少主在烏
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境未以安此已事之驗也
今少主以元貴靡不得立而還信無負於四夷此中國

之大福也少主不止徭役將興其禍起此天子從其議
徵少主還後烏孫雖分國兩立以元貴靡爲大昆彌漢
遂不復與結婚三年代丙吉爲御史大夫五鳳中匈奴
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爲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
詔遣中朝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諸吏富平侯張延壽
光祿勳楊惲太僕戴長樂問望之計策望之對曰春秋
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弓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
喪以爲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向
善稱弟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

約不卑爲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棄亂而幸災也彼必
奔走遠道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吊問輔
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
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後竟
遣兵護輔呼韓邪單于定其國是時大司農耿壽昌奏
設常平倉上善之望之非壽昌丞相丙吉年老上重焉
望之又奏言百姓困乏盜賊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任
職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爲之不明今首歲日月少光咎
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輕丞相乃下侍中建章衛尉金安
上光祿勳楊惲御史中丞王忠并詣問望之望之免冠
置對天子繇是不說後丞相司直鮑宣延壽奏侍中謁
者良使丞制詔望之望之再拜已良與望之言望之不
起因故下手而謂御史曰良禮不備故事丞相病明日
御史大夫輒問病朝奏事會庭中差居丞相後丞相謝
大夫少進揖今丞相數病望之不問病會庭中與丞相
鈞禮時議事不合意望之曰侯年寧能父我邪知御史
有令不得擅使望之多使宮史自給車馬之杜陵護視
家事少史冠法冠爲妻先列又使賣買私所附益凡十

萬三千案望之大至通經術居九卿之右本朝所仰至
不奉法自修踞慢不遜讓受所監藏二百五十以上請
逮捕繫治上於是策免望之左遷爲太子太傅望之既
左遷而黃霸代爲御史大夫數月間丙吉薨霸爲丞相
霸薨于定國代爲望之遂見廢不得相爲太傅以論語
禮服授皇太子初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詔公卿議其
儀丞相霸御史大夫定國議曰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
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其禮儀宜如諸侯王
位次在下望之以爲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
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
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天子采之詔以客禮
待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及宣帝寢疾
選大臣可屬者引外屬侍中樂陵侯史高太子太傅望
之少傅周堪受禁中拜高爲大司馬車騎將軍望之爲
前將軍光祿勳堪爲光祿大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尚書
事宣帝崩太子襲薨號爲孝元帝望之堪本以師傅
見尊重上即位數燕
明經達學散騎諫大夫
兄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
劉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

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道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
上喜鄉納之初宣帝不喜從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宦
官用事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明習文法亦與車
騎將軍高爲表裏論議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恭顯
又時傾亦見諂望之以爲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
武帝游燕後宴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刑人
之義白欲更置士人由是大與高恭顯忤上初即位謙
讓重改作議久不定出劉更生爲宗正望之堪數薦名
儒茂材以備諫官會孫循鄭朋陰欲附望之上疏言車騎

將軍高遣客爲姦利郡國吏及言許史子弟罪過章視周
堪堪白令朋待詔金馬門朋奏記望之勉以周召之事
望之見納朋接待以意朋數稱述望之短車騎將軍言
許史過失後朋行傾邪主上之絕不與通朋與大司農史
李宮俱待詔堪獨白宮爲黃門郎朋發士怨恨更求入
許史推所言許史事曰皆周堪劉更生教我我關東人
何以知此於是侍中許章白見朋朋出揚言曰我見言
前將軍小過五大過一中書令在旁知我言狀望之聞
之以問弘恭石顯顯共恐望之自訟下於它吏即挾朋

及待詔華龍華龍者宮帝時與張子蟜等待詔以行汙穢
不進欲入堪等堪等不納故與朋相結恭顯令二人告
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候望之出休日
令龍上之事下弘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
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為邪也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
相稱舉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權擅埶為臣不
忠誣上不道請謁廷尉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謁者
召致廷尉為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
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

視事恭顯因使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
先驗師傅既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制詔丞相
御史前將軍望之傳朕八年無他異還今事久遠識忘
難明其赦望之罪收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及堪更生皆
免為庶人而朋為黃門郎後數月制詔御史國之將興
尊師而重傅故前將軍望之傳朕八年道以經術厥功
茂焉其賜望之爵關內侯食邑六百戶給事中朝朔望
坐次將軍天子方倚欲以為丞相會望之子散騎中郎
伋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前所坐明白

無譖訴者而數子上書稱引亡辜之詩失大臣體不敬
請遠擯恭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諂辱健白望之前爲
將軍輔政欲拂退許史專權擅朝幸得不坐復爵邑
與聞政事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
自以託師傅讓終不坐非顔諂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
心則聖朝亡以施恩厚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
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上乃可
其奏顯等封以付謁者敕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
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使者至召望之望之欲自殺
其夫人止之以爲非天子意望之以問閻下生朱雲雲
者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於是望之仰天歎曰吾嘗備位
將相年踰八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謂
雲曰游趣和藥來無久留我死竟飲鴆自殺天子聞之
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是時太
官方上晝食上乃卻食爲之涕泣哀慟左右於是召顯
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望之有罪死
有司請絕其爵邑有詔加恩長子伋嗣爲關內侯天子
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終元帝之

世望之八子至大官者育咸由育字次君少以父任爲
太子庶子元帝即位爲郎病免後爲御史大將軍王鳳
以育名父子著材能除爲功曹遷謁者使匈奴副校尉後
爲茂陵令會課育第六而漆令郭舜毆見責問育爲之
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何暇欲爲左右言及罷能
出傳召茂陵令詣後曹當以職事對育徑出曹書佐隨
牽育育案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遂邊出欲
去官明旦詔召入拜爲司隸校尉育遷扶風府門官屬
掾史數百人拜謁車下後坐失大將軍指免官復爲中

郎將使匈奴歷冀州青州兩部刺史長水校尉泰山太
守入守大鴻臚以鄠名賊梁子政阻山爲害久不伏辜
育爲右扶風數月盡誅子政等坐與定陵侯淳于長厚
善免官哀帝時南郡江中多盜賊拜育爲南郡太守上
以育耆舊名臣乃以三公使車載育入穀中受策加賜
黃金二十斤育至南郡盜賊靜病去官起家復爲光祿
大夫執金吾以壽終於官育爲人嚴猛尚威居官數免
稀遷少與陳咸朱博爲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公
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始育

與陳咸俱以公卿子顯名咸最先進年十八爲左曹二十餘御史中丞時朱博尚爲杜陵亭長爲咸育所攀援入王氏後遂並歷刺史郡守相及爲九卿而博先至將軍上卿歷位多於咸育遂至丞相育與博後有隙不能終故世以交爲難咸字仲爲丞相史舉茂材好時令遷淮陽泗水內史張掖弘農河東太守所居有迹數增秩賜金後免官復爲越騎都尉護軍都尉中郎將使匈奴至大司農終官由字子驕爲丞相西曹術將軍掾遷謁者使匈奴副校尉後舉賢良爲定陶令遷太原都尉定太守治郡有聲多稱薦者初哀帝爲定陶王時由爲定陶令失王指頃之制書免由爲庶人哀帝崩爲復王校尉京輔左輔都尉遷江夏太守平江賊成重等有功增秩爲陳留太守元始中作明堂辟雍大朝諸侯徵由爲大鴻臚會病不及賓贊還歸故官病免復爲中散大夫終官家至吏二千石者六七人

馮奉世字子明上黨潞人也徙杜陵其先馮亭爲韓上黨守秦攻上黨絕太行道韓不能守馮亭乃入上黨城守於趙趙封馮亭爲華陽君與趙將括拒秦戰死於長

平宗族由是分散或留潞或在趙在趙者爲官帥將官
帥將子爲代相及秦滅六國而馮亭之後馮毋擇馮去
疾馮劫皆爲秦將相焉漢興文帝時馮唐顯名即代相
子也至武帝末奉世以良家子選爲郎昭帝時以功次
補武安長失官年三十餘矣乃學春秋涉大義讀兵法
前將軍韓增奏以爲軍司空令本始中從軍擊匈奴軍
罷復爲郎先是時漢數出使西域多辱命不稱或貪汙
爲外國所苦是時烏孫大有擊匈奴之功而西域諸國
新輯漢方善遇欲以安之選可使外國者前將軍韓增

舉奉世以衛候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修城都尉
宋將言莎車與旁國共攻殺漢所置莎車王萬年并殺
漢使者奚充國時匈奴又發兵攻車師城不能下而去
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於是攻劫南道
與歙盟畔漢從鄯善以西皆絕不通都護鄭吉校尉司
馬意皆在北道諸國間奉世與其副嚴昌計以爲不亟
擊之則莎車日彊其埶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告諸諸
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進擊莎車攻拔其
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奏

世乃罷兵以聞宣帝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沙車王敬之異於它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馬形似龍）上甚悅下議封奉世丞相將軍皆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者專之可也奉世功效尤著宜加爵土之賞少府蕭望之獨以奉世奉使有指而擅矯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為後法即封奉世開後奉使有利以奉世為比爭逐事於夷狄漸不可長奉世為光祿大夫水衡都尉元帝即位為執金吾上郡屬國歸義降胡萬餘人反去初昭帝末西河屬國胡伊酋若王亦將衆數千人畔奉世輒持節將兵追擊右將軍典屬國常惠薨奉世代為右將軍典屬國加諸吏之號數歲為光祿勳永元二年秋隴西羌多姐旁種反（多所廉反姐音緊）詔召丞相韋玄成御史大夫鄭弘大司馬車騎將軍王接左將軍許嘉右將軍奉世入議是時歲比不登示師穀石二百餘邊郡四百關東五百四方飢饉朝廷力以為憂而遭羌變玄成等漠然莫有對者奉世曰羌虜近在境內背畔不以

時誅無以威制遠蠻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往者數不料敵而師出於折傷再三發輸（輸龍反推也淮南子曰內郡輸車而餉）則曠日煩費咸武虧矣今反虜無慮三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御史兩將軍皆以為民方收斂時未可多發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被饑饉士馬羸耗守戰之備久廢不簡夷狄皆有輕邊吏之心而羌首難今以萬人分屯數處虜見兵少必不畏懼戰則挫兵公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誘種豪和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役不得止於四萬非財幣必可能解也故少發師而曠日與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固爭之不能得有詔益二千人於是遣奉世將萬二千人騎以將屯為名典屬國任立護軍都尉韓昌為偏將屯白石護軍都尉為[illegible]到隴西分屯二處典屬國為右軍[illegible]軍屯臨洮奉世為中軍屯首陽西極上前軍到降同[illegible]先遣校尉在前與羌爭地利又別遣校尉救民於廣[illegible]陽谷羌先虜盛多皆為所破殺兩校

尉奉世具上地形部署
足以決事書言奏天子
侯任千秋爲奮武將軍
須煩大將因陳轉輸
之曰兵法大將軍出
軍又何疑焉夫愛吏
軍之職也若乃轉輸
將軍兵到合擊羌虜
大破斬首數千級餘

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乃
爲發兵六萬餘人拜太常弋陽
以助焉奉世上言願得其衆不
賞上於是以璽書勞奉世且讓
有偏禪所以揚武威參計策將
得衆心舉而無悔禽敵必全將
之實則有司存將軍勿憂須奮武
月兵至隴西十一月並進羌虜
走出塞兵未決開漢復發

萬人拜定襄太守韓安國爲建威將軍未進聞羌破還
上曰羌虜破散創艾亡逃出塞其罷吏士頗留屯田備
要害處明年二月奉世還示師更爲左將軍光祿勳如
故其後錄功拜爵下詔曰羌虜桀黠賊害吏民攻隴西
府寺燔燒置亭絕道鳥獸逆天道左將軍光祿勳奉世
前將兵征討斬捕首虜八千餘級鹵馬牛羊以萬數賜
奉世爵關內侯食邑一五百戶黃金六十斤裨將校尉三
十餘人皆拜後歲餘奉世病卒居爪牙官前後十年爲
折衝宿將功名次趙充國奮武將軍任千秋者其父宮

昭帝時以丞相徵事坐謀斬反者左將軍上官桀封侯宣
帝時爲太常薨千秋[illegible]後復爲太常成帝時樂昌侯王
商代奉世爲左將軍而千秋爲右將軍後亦爲左將軍
子孫傳國至王莽乃絕云奉世死後二年西域都護甘
延壽以誅郅支單于[illegible]封爲列侯時丞相匡衡亦用延壽
矯制生事據蕭望之[illegible]議以爲不當封而議者咸美其功
上從衆而侯之於是杜欽上疏追訟奉世前功宜蒙見
錄願下有司議上以元帝時事不復錄奉世有子男九
人女四人長女媛以選充後宮爲元帝昭儀產中山孝
王元帝崩媛爲中山太后隨王就國奉世長子譚太常
舉孝廉爲郎功次補天水司馬奉世擊西羌譚爲校尉
隨父從軍有功未拜病死譚弟野王遂立參至大官野
王字君卿受業博士通詩少以心任爲太子中庶子年
十八上書願試守長安令宣帝奇其志問丞相魏相相
以爲不可許後以功次補當陽長遷爲櫟陽令徙夏陽
令元帝時遷隴西太守以治行尚入爲左馮翊歲餘而
池陽令並素行貪汙輕野王外戚年少治行不改野王
部督郵掾祝翊趙都案驗得其[illegible]守盜十金罪收捕並

不首吏都格殺並並家上書陳宜免事下廷尉都詣吏自
殺以明野王京師稱其威信遷爲大鴻臚數年御史大
夫李延壽病卒在位多舉野王使尚書選第中二千
石而野王行能第一上曰吾用野王爲三公後世必謂
我私後宮親屬以野王爲比乃下詔曰剛彊堅固確然
無欲大鴻臚野王是也心辨善辭可使四方少府五鹿
充宗是也廉潔節儉太子少傅張譚是也其以少傅爲
御史大夫上繇下第而用譚越次避嫌不用野王以昭
我兄故也野王乃歎曰人皆以女寵貴我兄弟獨以賤

王雖不爲三公甚見器重有名當世成帝立有司奏
封王王舅不宜備九卿以秩出爲上郡太守加賜黃金
百斤朔方刺史蕭育奏封事薦言野王行能高妙內足
與圖身外足以慮化竊惜野王懷國之寶而不得陪朝
廷與朝者並野王前以王舅出以賢復入明國家樂進
賢也上自爲太子時聞知野王會其病免復以故二千
石使行阿隄因拜爲琅邪太守是時帝長舅陽平侯王
鳳爲大司馬大將軍輔政八九年矣時數有災異京兆
尹王章譏鳳專權不可任用薦野王代鳳上初納其言

而後誅章詔書元后傳於是野王懼不自安遂病滿三
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太醫藥大將軍鳳諷御史中丞
劾奏野王賜告養病而私自便持虎符出界歸家奉詔
不敬杜欽時在大將軍幕府欽素高野王父子行能奏
記於鳳為野王言曰幕府令曰吏二千石告過長安謁
不分別子賜今有司以為子告得歸賜告不得是一律
兩科失省刑之意夫三最子告令也病滿三月賜告詔
恩也令告則得詔恩則不得失輕重之差又二千石病
賜告得歸有故事不得去郡亡著令傳曰賞疑從予所
以廣恩勸功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闕疑知也今輕令
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甚違闕疑從去之意即以二千
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重去郡將以制刑為後
法者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刑賞大信也不可不
慎鳳不聽竟免野王都國二千石病賜告不得歸家自
此始 初野王嗣以爵為關內侯免歸數年年老終于家
子座嗣爵至孫坐中山太后事絕逡字子產通易太常察
孝廉為郎補謁者建昭中選為復土校尉光祿勳下永舉
茂材為美陽令功次遷長樂屯衛司馬清河都尉隴西

太守治行廉平年四十餘卒爲都尉時言河隄方畧有
足稱者立字聖卿通春秋以父任爲郎稍遷諸曹襄寧
中以王舅出爲五原屬國都尉數年遷五原太守徙西
河上郡立居職公廉治行略與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
貸好爲條教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爲太守歌之曰大
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
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後遷爲東海太守下溼
病痺天子聞之徙立爲太原太守更歷五郡所居有迹
年老卒官參字叔平學通尚書少爲黃門郎給事中宿
衛十餘年參爲人矜嚴好修容儀進進恂恂甚可觀也
參昭儀少弟行又敕備以嚴見憚終不得親近侍帷幄
襄寧中以王舅出補渭陵令食官令以數病徙爲寢中郎
有詔勿事陽朔中中山王來朝參擢爲上河農都尉病
免官復爲渭陵寢中郎永始中超遷代郡太守以邊郡
道遠徙爲安定太守數歲病免復爲諫大夫使領護左
馮翊都水綏和中立定陶王爲皇太子以中山王見廢
故封王舅參爲宜鄉侯以慰王意參之國上書願至中
山見王太后行未到而王薨王病時上奏願貶參爵以

關內侯食邑留長安上憐之下詔曰中山孝王短命早
薨願以舅宜鄉侯參爲關內侯歸家朕甚愍之其還參
京師以列侯奉朝請五侯皆敬憚之丞相翟方進亦甚
重焉數謂參物禁太甚君侯以王舅見廢不得在公卿
位今五侯尊貴也與之並列宜少詘節卑體視有所
宗而君侯盛修容貌以威嚴加之此非所以下五侯而
自益者也參性好禮儀終不改其恒操頃之哀帝即位
帝祖母傅太后用事追怨參姊中山太后陷以祝詛大
逆之罪語在外戚傳參以同產當相坐謁者承制召參
詣廷尉參自殺且死仰天歎曰參父子兄弟皆備大位
身至封侯今被惡名而死姊弟不敢自惜傷無以見先
人于地下死者十七人衆莫不憐之宗族徙歸故郡

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也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庸
作以供資用尤精力過絕人諸儒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
來匡說詩解人頤衡射策甲科以不應令除爲太常掌
故調補平原文學學者多上書薦衡經明當世少雙今
爲文學就官京師後進皆欽從衡平原衡不宜在遠方
事下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府梁丘賀問衡對詩諸大義

其對深美望之奏衛經學精習說有師道可觀覽宣帝
不甚用儒遣衛歸官而皇太子見衛對私善之會宣帝
崩元帝初即位樂陵侯史高以外屬爲大司馬車騎將
軍領尚書事前將軍蕭望之爲副望之名儒有師傅舊
恩天子任之多所貢薦高充位而已與望之有隙長安
令楊興說高曰將軍以親戚輔政貴重於天下無二然
衆庶論議令問休譽不專在將軍者何也彼誠有所聞
也以將軍之莫府海內莫不仰望而所舉不過私門賓
客乳母子弟人情忽不自知然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夫
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古
人病其若此故卑體勞心以求賢爲務傳曰以賢難得
之故因曰事不待賢以食難得之故而曰飽不待食或
之甚者也平原文學匡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但以無
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將軍誠召置莫府學士歙然歸
仁與參事議觀其所有貢之朝廷必爲國器以此顯示
衆庶名流於世高然其言辟衡爲議曹史薦衡於上上
以爲郎中遷博士給事中是時有日食地震之變上問
以政治得失衡上疏曰臣聞五帝不同禮三王各異教

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闗
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
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
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
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
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耻之節
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
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
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爲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
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標幹也公卿
大夫相與循禮義謙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
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親愛四者明王之所
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鬬之
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
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皆
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忮害好惡
人於罪貪財而慕勢故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雖嚴刑峻
法猶不爲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善

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
勇而國人暴虎秦穆書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
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以畜聚大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此
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一而已今之僞薄忮害不讓極矣
臣聞教化之流非家云亡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在
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咏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
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
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註可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
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係子孫化異俗而

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
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
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
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
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憂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水
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乏困或至相
食此皆生於賦斂多民所共者大而更安集之不稱之
效也陛下祗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
宮衛罷珠崖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

也諸見罷珠崖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
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脩外內近忠正
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
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
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
民視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
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上說其言遷衡
爲光祿大夫太子少傅時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
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爲得上意又傳昭儀及子定

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子衡復上疏曰臣聞治亂安危
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
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
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
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
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
神祐助其治也陛下盛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
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
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羣

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
虛爲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
功以定羣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孔子著
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
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
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彊其
所不足蓋聰明踈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
蔽勇猛剛彊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
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已之所
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之徒不敢
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所以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
脩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
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
興莫不本乎室家室家之道衰莫不始乎梱內故聖王
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
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
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
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

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脩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而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脩正則天下無爲而治詩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衡爲少傅數年數上疏陳便宜及朝廷有政議傳經以對言多法義上以爲任公卿由是爲光祿勳御史大夫建昭三年代韋玄成爲丞相封樂安侯食邑六百戶元帝崩成帝即位衡上疏戒妃匹勸經學及朝饗羣臣威儀之則上敬納其言頃之衡復奏正南北郊罷諸淫祀皆可采用初元帝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自前相韋玄成及衡皆畏顯不敢失其意至成帝初即位衡乃與御史大夫甄譚其奏顯追條其舊惡并及黨與於是司隸校尉王尊劾奏衡譚居大臣位知顯等專權埶作威福爲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無大臣輔政之義既奏顯等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罪至不道有詔勿劾衡慙懼上疏謝罪因稱疾乞骸骨上丞相樂安侯印綬詔報

不許衡起視事上以新即位褒優大臣然羣下多是王尊者衡默默不自安每有風雨水旱不時連乞骸骨讓位上輒以詔書尉撫不許久之衡子昌爲越騎校尉醉殺人繫詔獄越騎官屬與昌弟且謀篡昌事發覺衡免冠徒跣待罪天子使謁者詔衡冠履而有司奏衡專地盜土衡竟坐免初衡封僮之樂安鄉鄉本田提封三千一百頃南以閩佰爲界初元元年郡圖誤以閩佰爲平陵佰積十餘歲衡封臨淮郡遂封眞平陵佰以爲界多四百頃至建始元年郡乃定國界上計簿更定圖言丞相府衡謂所親吏趙殷曰主簿陸賜故居奏曹習事知國界署集曹掾明年治計時衡問殷國界事曹欲索何殷曰賜以爲舉計令郡實之恐郡不肯從實可令家丞上書衡曰顧當得不耳何至上書亦不告曹使舉也聽曹爲之後賜與屬明舉計曰案故圖樂安鄉南以平陵佰爲界不足故而以閩佰爲界解何郡即復以四百頃付樂安國衡遣從史之僮收取所還田租穀千餘石入衡家司隸校尉駿少府忠行廷尉事劾奏衡監臨盜所主守直十金以上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地所以壹

統尊法制也衡位三公輔國政領計簿知郡實正國界計簿已定而背法制專地益土以自益及賜明阿承衡意猥舉郡計亂減縣界附上罔下壅以地附益大臣皆不道於是上可其奏勿治丞相免爲庶人終於家子咸亦明經歷位九卿家世多爲博士者

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也至禹父徙家蓮勺（蓮勺音輦酌）禹爲兒數隨家至市喜觀於卜相者前久之頗曉其別蓍布卦意時從旁言卜者愛之又奇其面貌謂禹父曰是兒多知可令學經及禹壯至長安學從沛郡施讎受易

琅邪王陽膠東庸生問論語既皆明習有徒衆舉爲郡文學甘露中諸儒薦禹有詔太子太傅蕭望之問禹對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奏禹經學精習有師法可試事奏寢罷歸故官久之試爲博士初元中立皇太子而博士鄭寬中以尚書授太子薦言禹善論語詔令禹授太子論語由是遷光祿大夫數歲出爲東平內史元帝崩成帝即位徵禹賞中皆以師賜爵關內侯寬中食邑八百戶禹六百戶拜爲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領尚書事是時帝長舅陽平侯王鳳爲大將軍輔

政專權而上富於春秋謙讓方鄉經學敬重師傅而禹
與鳳並領尚書內不自安數稱病上書乞骸骨欲退避
鳳上詔報不許加賜黃金百斤養牛上尊酒大官致餐
侍醫視病使者臨問禹惶恐復起視事河平四年代王
商爲丞相封安昌侯爲相六歲鴻嘉元年以老病乞骸
骨上加優弁二乃聽許賜安車駟馬黃金百斤罷就第
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置從事史五人益
封四百户天子數加賞賜前後數千萬禹爲人謹厚內
雍貲財家以田爲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
溉灌極膏腴上賈他財物稱是禹性習知音聲內奢淫
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筦絃禹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陽
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宣爲人恭儉有
法度而崇愷悌多智二人異行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疎
之崇每候禹常責師宣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
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筦絃鏗鏘極樂昏夜乃罷
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講論經義日晏賜食不過
一肉巵酒相對宣未嘗得至後堂及兩人皆聞知各自
得也禹年老自治冢塋起祠室好平陵肥牛亭部處地

又近延陵奏請求之上以賜禹詔令平陵徙亭他所曲陽侯根聞而爭之曰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游道禹爲師傅不遵謙讓至求衣冠所游之道又徙壞舊亭重非所宜孔子稱賜愛其羊我愛其禮宜更賜禹它地根雖爲舅上敬重不如禹根言雖切猶不見從卒以肥牛亭地賜禹根由是害禹寵數毀惡之天子愈益敬厚禹禹每病輒以起居聞車駕自臨聞之上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歸誠因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爲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即時徙咸爲弘農太守又禹小子未有官上臨候禹禹數視其小子上即禹牀下拜爲黃門郎給事中禹雖家居以特進爲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永始元延之間日蝕地震充數變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懼變異數見意頗然之而未有以明見乃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爲所怨禹即謂上曰春秋二百四十年間日食三十餘地震五十六或爲諸侯相殺或爲夷狄侵中國災變之

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
贛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
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喜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
誤人宜勿信用以經術斷之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
氏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說遂親就
禹禹見時有變異若上體不安擇日絜齋露耆正衣冠
立筮得吉卦則獻其占如有不吉禹爲感動憂色成帝
崩禹及事哀帝建平二年薨死謚曰節侯禹四子長子宏
嗣侯官至太常列於九卿三弟皆爲校尉散騎諸曹初
禹爲師以上難數對已問經爲論語章句獻之始魯扶
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等玄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
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採獲所安最後出而尊貴諸儒
爲之語曰欲爲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寖
微

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孫也孔子生伯魚鯉鯉生子
思伋伋生子上帛帛生子家求求生子真箕箕生子高
穿穿生順順爲魏相順生鮒鮒爲陳涉博士死陳下鮒
弟子襄爲孝惠博士長沙太傅襄生忠忠生武及安國

武生延年延年生霸字次孺霸生光焉安國延年皆以
治尚書爲武帝博士安國至臨淮太守霸亦治尚書事
太傅夏侯勝昭帝末年爲博士宣帝時爲太中大夫以
選授皇太子經遷詹事高密相是時諸侯王相在郡守
上元帝即位徵霸以師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號褒
成君給事中加賜黃金二百斤第一區徙名數千長安
霸爲人謙退不好權常稱爵位太過何德以堪之上
欲致霸相位自御史大夫貢禹卒及薛廣德免輒欲拜
霸霸讓位自陳至三上深知其至誠乃弗用以是敬之
賞賜甚厚及霸薨上素服臨吊者再至賜東園祕器錢
帛策贈以列侯禮謚曰烈君霸四子長子福嗣關內侯
次子捷捷弟喜皆列校尉諸曹光最少子也經學尤明
年未二十舉爲議郎光祿勳匡衡舉光方正爲諫議大
夫坐議有不合左遷虹長（虹音貢）自免歸教授成帝初即
位舉爲博士數使錄冤獄行風俗振贍流民奉使稱旨
由是知名是時博士選三科高爲尚書次爲刺史其不
通政事以久次補諸侯太傅光以高第爲尚書觀故事
品式數歲明習漢制及法令上甚信任之轉爲僕射尚

書令有詔光周密謹慎未嘗有過加諸吏官以子男放爲侍郎給事黃門數年遷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賜黃金百斤領尚書事後爲光祿勳復領尚書諸吏給事中如故凡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脩故事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指苟合如或不從不敢彊諫爭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草稾以爲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有所薦舉唯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默不應更答以他語其不泄如是光帝師傅子少以經行自著進官蚤成不結黨友養游說有求於人既性自守亦其埶然也徙光祿勳爲御史大夫綏和中上即位二十五年無繼嗣至親有同產弟中山孝王及同產弟子定陶王在定陶王好學多材於帝子行而王祖母傅太后陰爲王求漢嗣私事趙皇后昭儀及帝舅大司馬驃騎將軍王根故皆勸上上於是召丞相翟方進御史大夫光右將軍廉褒後將軍朱博皆引入禁中議中山定陶王誰可爲嗣者方進根以爲定陶王帝弟之子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爲其

後者爲之子也定陶王宜爲嗣褒博皆如方進根議光獨以爲立嗣以親中山王先帝之子帝親弟也以尚書盤庚殷之及王爲比中山王宜爲嗣上以禮兄弟不相入廟又皇后昭儀欲立定陶王故遂立爲太子光以議不中意左遷廷尉光久典尚書練法令號稱詳平時定陵侯淳于長坐大逆誅長小妻廼始等六人皆以長事未發覺時棄去或更嫁及長事發丞相方進大司空武議以爲令犯法者各以法時律令論之明有所訖也長犯大逆時廼始等見爲長妻已有當坐之罪與身犯法無異後乃棄去於法無以解請論光議以爲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欲懲犯法者也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長未知當坐大逆之法而棄去廼始等或更嫁義已絕而欲以爲長妻論殺之名不正不當坐有詔光議是是歲右將軍褒後將軍博坐定陵紅陽侯皆免爲庶人以光爲左將軍居右將軍官職兼金吾三歲爲右將軍居後將軍官職罷後將軍官數月丞相方進薨召左將軍光當拜已刻侯印書贊上暴崩即其夜於大[illegible]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哀帝初即

位躬行儉約省減諸用政事由已出朝廷合翕然望至治焉襲賞大臣益封光千户時成帝母太皇太后自居長樂宮而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在國邸有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宜當何居光素聞傅太后爲人剛暴長於權謀自帝在襁褓而養長教道至於成人帝之立又有力光心恐傅太后與政事不欲令與帝旦夕相近即議以爲定陶太后宜改築宮大司空何武曰可居北宮上從武言北宮有紫房複道通未央宮傅太后果從複道朝夕至帝所求欲稱尊號貴寵其親屬使上不得直道行頃之太后從弟子傅遷在左右尤傾邪上免官遣歸故郡傅太后怒上不得已復留遷光與大司空師丹奏言詔書侍中駙馬都尉遷巧佞無義漏泄不忠國之賊也免歸故郡復有詔止天下疑惑無所取信虧損聖德誠不小愆陛下以變異連見避正殿見羣臣思求其故至今未有所改臣請遷歸故郡以銷姦黨應天戒卒不得遣復爲侍中脅於傅太后皆此類也又傅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羣下多順指言母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唯師丹與光持不可上重違大臣正議

又內迫傅太后猗違者連歲用以罪免而朱博代爲大司空光自先帝時議繼嗣有持異之隙矣又重恠傅太后指由是傅氏在位者與朱博爲表裏共毀譖光後數月遂策免光罷歸光退閒里社門自守而朱博代爲丞相數月坐承傅太后指妄奏事自殺平當代爲丞相數月薨王嘉復爲丞相數諫爭忤指旬歲閒閱三相議者皆以爲不及光上由是思之會元壽元年正月朔日有蝕之後十餘日傅太后崩是月徵光詣公車問日蝕事光對曰臣聞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衰微陰道盛彊侵蔽陽明則日蝕應之書曰羞用五事建用皇極如貌言視聽思失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荐臻六極屢降皇之不極是爲大中不立其傳曰時則有日月亂行謂朓側慝甚則薄蝕是也又曰六沴之作歲之朝曰三朝其應至重迺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變見三朝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唯陛下兢兢業業承順天戒敬畏變異勤心虛己延見羣臣思求其故然後勑躬自約總正萬事放遠讒說之黨援納斷斷之介遠去貪殘之徒進用賢良之吏平刑罰薄稅斂恩

澤加於百姓誠爲政之大本應變之至務也書奏上說賜光束帛拜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位次丞相詔光舉可尚書令者封上光舉尚書僕射敞以聞敞以舉故爲東平太守敞姓成公東海人也光爲大夫月餘丞相嘉下獄死御史大夫賈延免光復爲御史大夫二月爲丞相復故國博山侯上乃知光前免非其罪以過近臣毀短光者免傅嘉爲庶人歸故郡明年定三公官光更爲大司徒會哀帝崩太皇太后以新都侯王莽爲大司馬徵立中山王子是爲平帝帝年幼太后稱制委政於莽初哀帝罷黜王氏故太后與莽怨丁傅董賢之黨莽以光舊相名儒天下所信太后敬之備禮事光所欲搏擊輒爲草以太后指風光令上之厓背莫不誅傷莽權日盛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莽白太后帝幼少宜置師傅徙光爲帝太傅位四輔給事中領宿衛供養行內署門戶省服御食物明年徙爲太師而莽爲太傅光常稱疾不敢與莽並有詔朝朔望領城門兵莽又風羣臣奏莽功德稱宰衡位在諸侯王上百官統焉光愈恐固稱疾辭位太后詔太師光毋朝十日一賜

餐賜太師靈壽杖黃門令爲太師省中坐置几太師入省中用杖賜餐十七物然後歸老于第官屬按職如故光凡爲御史大夫丞相各再壹爲大司徒太傅太師歷三世居公輔位前後十七年自爲尚書止不教授後爲卿時會門下大生講問疑難舉大義云其弟子多成就爲博士大夫者見師居大位幾得其助力光終無所薦舉至或怨之其公如此光年七十元始五年薨莽白太后使九卿策贈以太師傅山侯印綬賜乘輿秘器金錢雜帛少府供張諫大夫持節與謁者二人使護喪事傅

工護行禮太后亦遣中謁者持節視喪公卿百官會送葬載以乘輿轀輬及副車一乘羽林孤兒諸生合四百人輓送車萬餘兩道路皆舉音以過喪終作穿復土可用平五百人起墳如大將軍王鳳制度謚曰簡烈侯初光以丞相封後益封凡食邑萬一千戶病甚上書讓還七千戶及還所賜第子放嗣莽篡位後以光兄子永爲大司馬封侯昆弟子至卿大夫四五人始光父霸以初元元年爲關內侯食邑霸上書求奉孔子祭祀元帝下詔曰其令師褒成君關內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戶祀

孔子焉故霸還長安子福名數於會奉天子祀霸薨
子福嗣福薨子房嗣房薨子莽嗣元始元年封周公孔
子後爲列侯食邑各二千戶莽更封爲褒成侯後避王
莽更名均
馬宮字游卿東海戚人也治春秋嚴氏以射策甲科爲
郎遷楚長史免官後爲丞相史司直師丹薦宮行能高
深遷廷尉平青州刺史汝南九江太守所在見稱徵爲
詹事光祿勳右將軍代孔光爲大司徒封扶德侯光爲
太師薨宮復代光爲太師兼司徒官初宮哀帝時與丞
相御史雜議帝祖母傅太后謚及元始中王莽發傅太
后陵徙歸定陶以民葬之追誅前議者宮爲莽所厚獨
不及內慙懼上書請罪乞骸骨莽以太皇太后詔賜宮
策以侯就第王莽篡位以宮爲太子師卒官本姓馬矢
宮仕學稱馬氏云
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也徙杜陵商父武武兄無故
皆以宣帝舅封無故爲平昌侯武爲樂昌侯語在外戚
傳商少爲太子中庶子以肅敬敦厚稱父薨商嗣爲侯
推財以分異母諸弟身無所受居喪哀慽於是大臣薦

商行可以勵羣臣義足以厚風俗宜備近臣繇是擢爲
諸曹侍中中郎將元帝時至右將軍光祿大夫是時定
陶共王愛幸幾代太子商爲外戚重臣輔政擁佑太子
頗有力焉元帝崩成帝即位甚敬重商徙爲左將軍而
帝元舅大司馬大將軍王鳳顓權行多驕僭商論議不
能平鳳鳳知之亦疏商建始三年秋京師民無故相驚
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踐蹈老弱號呼長安中大亂天子
親御前殿召公卿議大將軍鳳以爲太后與上及後宮
御船令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左將
軍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政治和平
世無兵革上下相安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
言也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上乃止有頃長安中稍定
問之果訛言上以是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而鳳大
慙自恨失言明年商代匡衡爲丞相益封千戶天子甚
尊任之商爲人多質有威重長八尺餘身體鴻大容貌
甚過絕人河平四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丞相商坐
未央延中單于前拜謁商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
貌大畏之遷延却退天子聞而歎曰此眞漢相矣初大

將軍鳳連婚楊彤爲琅邪太守其郡有災害十四以上
商部屬按問鳳以曉商曰災異天事非人力所能爲彤
素善更宜以爲後商不聽竟奏免之奏異寢不下鳳以
是重怨商陰求其短使人上書言商閨門內事天子以
爲暗昧之過不足以傷大臣鳳固爭下其事司隸先是
皇太后嘗詔問商女欲以備後宮時女病商意亦難之
以病對不入及商以閨門事見考自知爲鳳所中惶怖
更欲納女爲援廼因新莽李傑仔家白見其女會有日
蝕之變太中大夫蜀郡張匡爲人佞巧上書願對近臣
陳日蝕咎下朝者將軍丹等商匡對曰竊見丞相商作
威作福從外制中取必於上性殘賊不仁遣票輕吏微
與父傳通及女弟淫亂奴殺其私夫疑商教使章下有
司商私怨懟商子俊欲上書言商俊妻左將軍丹女持
其書示丹丹惡其父子乖違爲女求去商不盡忠納善
以輔至德知聖王崇孝遠別不親後庭之事皆受命皇
太后太后前聞商有女欲以備後宮商言有固疾後有
耿定事更詭道因李貴人家內女執左道以亂政誣罔

詩大臣節故應是而日蝕周書曰以左道事君者誅易曰日中見昧則折其右肱往者丞相周勃再建大功及孝文時纖介怨恨而日爲之蝕於是退勃使就國卒無怵慫憂今商無尺寸之功而有三世之寵身位三公宗族爲列侯吏二千石侍中諸曹給事禁門內連昏諸侯王權寵至盛審有內亂殺人怨懟之端宜窮竟考問臣聞秦丞相呂不韋見王無子意欲有秦國即求好女以爲妻陰知其有身而獻之王產始皇帝及楚相春申君亦見王無子心利楚國即獻有身妻而產懷王自漢興幾遭呂霍之患今商有不仁之性迺因怨以內女其姦謀未可測度前孝景世七國反將軍周亞夫以爲即得雒陽劇孟關東非漢之有今商宗族權埶合貲鉅萬計私奴以千數非特劇孟匹夫之從也且失道之至親戚畔之閨門內亂父子相許而欲使之宣明聖化調和海內豈不繆哉商視事五年官職陵夷而大惡著於百姓喜虧損聖德有鼎折足之凶臣愚以爲聖主富於春秋即位以來未有懲姦之威加以繼嗣未立大異並見危宜誅討不忠以遏未然行之一人則海內震動百姦之

三品塞矣於是左將軍冉等奏商位三公爵列侯親受詔
書爲天下師不遵法度以翼國家而回辟下媚以進其
私執左道以亂政爲臣不忠罔上不道甫刑之辟皆爲
上戮罪名明白臣請詔謁者召商詣若盧詔獄上素重
商知臣言多險制曰勿治鳳固爭之於是制詔御史免
商商免相三月發病歐血薨謚曰侯侯而商子業親屬
爲駙馬都尉侍中常侍諸曹大夫郎吏者皆出補吏莫
得留給事宿衛者有司奏商罪過未決請除國邑有詔
長子安嗣爵爲樂昌侯至長樂衛尉光祿勳商死後連
年日蝕地震五臣京兆尹王章上封事召見訟商忠直
無罪言鳳專權蔽主宜以法誅章語在元后傳至元始
中王莽爲安漢公誅丁附已者樂昌侯安見被以罪自
殺國除

史丹字君仲魯國人也徙杜陵祖父恭有女弟武帝時
爲衛太子良娣產悼皇考皇考者宣帝父也宣帝微時
依倚史氏語在史良娣傳及即尊位而恭已死恭三子
高曾玄曾玄皆以外屬舊恩封曾爲將陵侯玄平臺侯
高侍中貴幸以發舉反者大司馬霍禹功封樂陵侯宣

帝疾病拜高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爲孝元帝高輔政五年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罷就第薨謚曰安侯自元帝爲太子時冊以父高任爲中庶子侍從十餘年元帝即位爲駙馬都尉侍中出常驂乘甚有寵上以冊舊臣皇考外屬親信之詔冊護太子家是時傅昭儀子定陶共王有材藝子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酒色之失母王皇后無寵建昭之閒元帝被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或置鞞鼓殿下天子自臨軒檻上隤銅隤特回反下也兆以擿鼓擿音擲鼓也鼗丁回反聲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爲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冊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鞞鼓之閒則是陳惠李微是時善樂者名也高於匠衛可相國也於是上默然而笑其後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吊哀王者元帝之少弟與太子游學相長大謂同處長養以至於壯大上望見太子感念哀王悲不能自止太子既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廟爲民父母者乎上以責謂冊冊免冠謝曰臣識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以感損向者太子當進見臣切

戒屬母涕泣感傷陛下罪延在臣當死上以爲然意乃
解冊之輔相皆此類也竟寧元年上寢疾傳昭儀及定
陶王常在左右而皇太子希得進見上疾稍侵意忽忽
不平數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是時太子長
舅陽平侯王鳳爲衛尉侍中與皇后太子皆憂不知所
出冊以親密臣得侍視疾候上閒獨寢時冊直入卧內
頓首伏青蒲上以青親地曰青蒲涕泣言皇太子以嫡長立積
十餘年名號繫於天下莫不歸心臣子見定陶王
雅素愛幸今者道路流言爲國生意以爲太子有動搖

之議願陛下必死節不奉詔臣願先賜死
示羣臣天子素仁不忍見冊涕泣言又切至上意大感
喟然太息曰吾日困劣而太子兩王幼少意中戀戀亦
何不念乎然無有此議且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吾
豈可違指駙馬都尉安所受此語冊即却頓首曰愚臣
妄聞罪當死上因納謂冊曰吾病寖加恐不能自還善
輔導太子毋違我意冊噓唏而起太子由是遂爲嗣矣
元帝竟崩成帝初即位擢冊爲長樂衛尉遷右將軍賜
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户給事中後徙左將軍光祿大夫

鴻嘉元年封武陽侯國東海郯之武彊聚戶千一百冊爲人足知愷悌愛人貌若儻蕩不備然心甚謹密故尤得信於上冊兄嗣父爵爲侯讓不受分冊盡得父財身又食大國邑重以舊恩數見褒賞賞賜累千金僮奴以百數後房妻妾數十人內奢淫好飲酒極滋味聲色之樂爲將軍前後十六年永始中病乞骸骨上賜策令上將軍印綬賜黃金五十斤安車駟馬歸第數月薨謚曰頃侯有子男女二十人九男皆以冊任並爲侍中諸曹親近在左右史氏凡四人侯至卿大夫二千石者十餘人

皆記王莽乃絕唯將陵侯曾無子絕於身云

傅喜字稚游河內溫人也哀帝祖母定陶太后從父弟少好學問有志行哀帝立爲太子成帝選喜爲太子庶子哀帝初即位以喜爲衛尉遷右將軍是時王莽爲大司馬乞骸骨避帝外家上既聽莽退衆庶歸望於喜喜從弟孔鄉侯晏親與喜等而女爲皇后又帝舅陽安侯丁明皆親以外屬封喜執謙稱疾傳太后始與政事喜數諫之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輔政上於是用左將軍師丹代王莽爲大司馬賜喜黃金百斤上將軍印綬以

光祿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尚書令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修潔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今以寢病一旦遣歸衆庶失望皆曰傅氏賢子以議論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爲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重輕魏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鄰國不以爲難子玉爲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百萬之衆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漢散萬金以疏亞父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上亦自重之明年正月乃徙師丹爲大司空而拜喜爲大司馬封高武侯丁傅驕奢皆嫉喜之恭儉又傅太后欲求稱尊號與成帝母齊尊喜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共執正議傅太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師丹以感動喜喜終不順後數月遂策免喜遣就國後又欲奪喜侯上不聽喜在國三歲餘哀帝崩平帝即位王莽用事免傅氏官爵歸故郡晏將妻子徙合浦莽白太后獨詔喜位特進奉朝請喜雖外見褒賞孤立憂懼後復遣就國以壽終莽賜謚曰貞侯莽敗乃絕

薛宣字贛君東海郯人也少爲廷尉書佐都船獄吏以大司農斗食斗食者祿少一年不滿百石計日以斗爲數也屬察廉補不其丞琅邪太守趙貢行縣見宣甚悅其能從宣歷行屬縣還至府令妻子與相見戒曰贛君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相史察宣廉遷樂浪都尉丞幽州刺史舉茂材爲宛句令大將軍王鳳聞其能薦爲長安令治果有名以明習文法詔補御史中丞是時成帝初即位宣爲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上疏曰陛下至德仁厚哀愍元元躬有日昃之勞而無逸豫之樂允執聖道刑罰惟中然而嘉氣尚凝陰陽不和是臣下未稱而聖化獨有不洽者也臣竊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譴呵及細微責義不量力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沈至衆庶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懽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鬲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詩云民之失德乾餱以愆鄙語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奏事時宣明申敕使昭然知本朝

之要務上嘉納之宣數言政事便宜舉奏部刺史郡國二千石所貶退稱進白黑分明縣是知名出爲臨淮太守政教大行會陳留郡有大賊廢亂上徙宣爲陳留太守盜賊禁止吏民敬其威信入守左馮翊蒲歲稱職爲眞始高陵令楊湛櫟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持郡短長前二千石數案不能竟及宣視事詣府謁宣設酒飯與相對接待甚備已而陰求其罪臧具得所受取宣察湛有改節敬宣之效乃手自牒書條其姦臧封與湛曰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爲疑於主守盜馮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故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復申眉於後即無其事復封還記得爲君分明之湛自知罪臧皆應記而宣辭語溫潤無傷害意湛即時解印綬付吏爲記謝宣終無怨言櫟陽令游自以大儒有名輕宣宣獨移書顯責之曰告櫟陽令吏民言令治行煩苛適罰作使千人以上賦取錢財數十萬給爲非法賣買聽任富吏賈數不可知證驗已明白欲遣吏考案恐負舉者耻辱儒士故使掾平鑄令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令詳思之方調守游得檄亦解印綬

去又頻陽縣北當二郡西河爲數郡湊多盜賊其令平
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未嘗治民職不辦而粟邑
縣小僻在山中民讙嚚易治令鍾鹿尹賞久郡用事吏
爲樓煩長舉茂材遷在粟宣即以令奏賞與恭換縣二
人視事數月而兩縣皆治宣因移書勞勉之曰昔孟公
綽優於趙魏而不宜滕薛故或以德顯或以功舉君子
之道焉可憮也屬縣各有賢君馮翊童拱蒙成願勉所
職卒功業宣得郡中吏民罪名輒召告其縣長吏使自
行罰曉曰府所以不自發舉者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
名也長吏莫不喜懼免冠謝宣歸恩受戒皆宣爲吏賞
罰明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有條教可紀多仁恕愛利
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府未及召聞立受囚家錢宣
責讓縣縣案驗獄掾乃其妻獨受繫者錢萬六千獄掾
實不知掾慙恐自殺宣聞之移書池陽曰縣所舉廉吏
獄掾王立家私受賕而立不知殺身以自明立誠廉士
甚可閔惜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其冤府掾吏
素與立相知者皆予送葬及日至休吏賊曹掾張扶獨
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蓋禮貴和人道尚通日至

吏以令休所繇來久冬夏至之日不省官事故休吏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從衆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一美相樂斯亦可矣扶慚愧官屬善之宣爲人好威儀進止雍容甚可觀也性密靜有思思省吏職求其便安下至財用筆研皆爲設方略利用而省費吏民稱之郡中清靜遷爲少府共張職辦月餘御史大夫于永卒咨永上疏陳宣行能上然之遂以宣爲御史大夫數月代張禹爲丞相封高陽侯食邑千户宣除趙貢兩子爲史貢者趙廣漢之兄子也爲吏亦有能名宣爲相府辭訟例不

蒲萬錢不爲移書後皆遵用薛侯故事然官屬譏其煩碎無大體不稱賢也時天子好儒雅宣經術又淺上亦輕焉久之廣漢郡盜賊羣起丞相御史遣掾史逐捕不能克上廼拜河東都尉趙護爲廣漢太守以軍法從事數月斬其渠帥鄭躬降者數千人廼平會卭成太后崩喪事倉卒吏賦斂以趨辦其後上聞之以過丞相御史遂無免宣令上丞相高陽侯印綬罷歸初宣爲丞相而翟方進爲司直宣知方進名儒有宰相器深結厚焉後方進竟代爲丞相思宣舊恩宣免後二歲薦宣明習文

法練國制度前所坐過薄可復進用上徵宣復爵高陽
侯加寵特進位次師安昌侯給事中視尚書事宣復尊
重任以數年後坐善定陵侯淳于長罷就第初宣有兩
弟明脩明至南陽太守脩歷郡守京兆尹少府善交接
得州里之稱後母常從脩居官宣爲丞相時脩爲臨菑
令宣迎後母脩不遣後母病死脩去官持服宣謂三年
服少能行之者兄弟相駮不可脩遂竟服將是兄弟不
和久之哀帝初即位薄士申咸給事中亦東海人也毀
宣不供養行喪服薄於骨肉前以不忠孝免不宜復列

封侯在朝省宣子況爲右曹侍郎數闚其語賕客楊明
欲令創咸面目使不居位會司隸缺況恐咸爲之遂令
明遮斫咸宮門外斷鼻脣身八創事下有司御史中丞
衆等奏況朝臣父故宰相再封列侯不相勑承化而骨
肉相疑疑咸受將言以謗毀宣咸所言皆宣行迹衆人
所共見公家所宜聞況知咸給事中恐爲司隸舉奏宣
而公令明等迫切宮闕要遮創戮近臣於大道人衆中
欲以鬲塞聰明杜絶論議之端桀黠無忌畏忌萬衆讙
譁流聞四方不與凡民忿怒爭鬬者同臣聞敬近臣爲

近主也禮下公門式路馬君畜產且猶敬之春秋之義
意惡功遂不免於誅上浸之源不可長也況首爲惡明
手傷功意俱惡皆大不敬明當以重論及況皆棄市廷
尉直以爲律曰鬬以刃傷人完爲城旦其賊加罪一等
與謀者同罪詔書無以詆欺成罪傳曰遇人不以義而
見疵者與瘠人之罪鈞惡不直也咸厚善脩而數稱宣
惡流聞不誼不可謂直況以故傷咸計謀已完後聞置
司隸因前謀而趣明非以恐咸爲司隸故造謀也本爭
私變雖於掖門外傷咸道中與凡民爭鬬無異殺人者
死傷人者刑古今之通道三代所不易也孔子曰必也
正名名不正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而民無所錯手足
今以況爲首惡明手傷爲大不敬公私無差春秋之義
原心定罪原況以父見謗發忿怒無它大惡加詆欺輯
小過成大辟陷死刑違明詔恐非法意不可施行聖王
不以怒增刑明當以賊傷人不直況與謀者皆爵減完
爲城旦上以問公卿議臣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以中
丞議是自將軍以下至博士議郎皆是廷尉況竟減罪
一等徙敦煌宣坐免爲庶人歸故郡卒于家宣子惠亦

至二千石始惠爲彭城令宣從臨淮遷至陳留過其縣橋梁郵亭不脩宣心知惠不能留彭城數日案行舍中處置什物觀視園菜終不問惠以吏事惠自知治縣不稱宣意遣門下掾送宣至陳留令掾進見自從其所問宣不教戒惠吏職之意宣笑曰吏道以法令爲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衆人傳稱以宣言爲然初宣後封爲侯時妻死而敬長公主寡居上令宣尚焉及宣免歸故郡公主留京師後宣卒主上書願還宣葬延陵奏可況私從敦煌歸長安會赦因留與主

私亂哀帝外家丁傅貴主附事之而疏王氏元始中者自尊爲安漢公主又出言非莽而況與呂寬相善及寬事覺時莽并治況發揚其罪使使者以太皇太后詔賜主藥主怒曰劉氏孤弱王氏擅朝排擠宗室且嫂何與取妹披抉其閨門而殺之使者迫守主遂飲藥死況梟首於市白太后云主暴病薨太后欲臨其喪莽固爭乃止

朱傳字子元杜陵人也家貧少時給事縣爲亭長好客少年捕搏敢行稍遷爲功曹伉俠好交隨從士大夫不

避風雨是時前將軍望之子蕭育御史大夫萬年子陳咸以公卿子著材知名博皆交之矣時諸陵縣屬太常博以太常掾察廉補安陵丞後去官入京兆歷曹史列掾出爲督郵書掾所部職辦郡中稱之而陳咸爲御史中丞坐漏泄省中語下獄博去吏閒步至廷尉下候伺咸事咸掠治困篤博詐得爲醫入獄得見咸具知其所坐罪博出獄又變姓名爲咸證驗治數百（治數百謂被笞掠也）卒免咸死罪咸得論出而博以此顯名爲郡功曹久之成帝即位大將軍王鳳秉政奏請陳咸爲長史咸薦蕭育朱博除莫府屬鳳甚奇之舉博栒陽令徙雲陽平陵三縣以高第入爲長安令京師治世遷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及爲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曰請且留此縣錄見諸自言者事畢迺發欲以觀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既白駕辦博出就車見目言者使從事明勑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行部還詣治所其民爲吏所寃及言盜賊辭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不意博

臨事應變乃至於此後博徐問果老從事教民聚會博
教此吏州郡畏博威嚴遂爲并州刺史護漕都尉遷琅
邪太守齊部舒緩養名博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卧
博問其故對言惶恐惶恐言畏新太守之威故事二千石新到輒
遣吏存問致意乃敢起就職博奮髯抵几曰觀齊兒欲
以此爲俗耶乃召見諸曹史書佐及縣大吏選視其可
用者出教置之皆新補置以代移病者皆斥罷諸病吏白巾走出
齊門郡中大驚頃之門下掾贛遂耆老大儒教授數百人
博起舒遲博出教告主簿贛老生不習吏禮主簿且教

舞起閑習乃止又勑功曹官屬多褒衣大袑音紹謂大袴也不
中節度自今掾史衣皆令去地三寸博尤不愛諸生所
至郡輒罷去議曹曰豈可復置謀曹邪又學儒吏時有
奏記稱說云云博見謂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
從事耳無奈生所言聖人道何也且持此道歸待堯舜
君出爲陳說之其折逆人如此視事數年大改其俗掾
吏禮節如楚趙吏博治郡常令屬縣各用其豪桀以爲
大吏文武從宜縣有剽賊及他非常博輒移書以詭責
之其盡力有效必加厚賞懷詐不稱誅罰輒行以是豪

彊懋服懋之涉反姑幕縣有羣輩八人報仇廷中皆不得長吏自繫書言府賊曹掾史自白請至姑幕事留不出功曹諸掾即皆自白復不出於是府丞詣閤博廼見丞掾曰以爲縣自有長吏府未嘗與也丞掾謂府當與之邪閤下書佐入博口占檄文曰府告姑幕令丞言賊發不得有書檄到令丞就職游徼王卿方有餘如律令王卿得勑惶怖親屬失色晝夜馳驚十餘日閒捕得五人博復移書曰王卿憂公甚效檄到齎伐閱詣府部掾以下亦可用漸盡其餘矣其操持下皆此類也以高第入拜左馮翊蒲蔵爲眞其治左馮翊文理聰明殊不及薛宣而多武譎網絡張設少愛利敢誅殺然亦縱舍時有大貸下吏以此爲盡力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嘗盜人妻見斫創著其頰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聞知以它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瘢博辟左右問禁是何等創也禁自知情得叩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馮翊欲洒卿耻技拭用禁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博因勑禁毋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因親信之以爲耳目禁晨夜發起部中盜賊及它伏姦有功效博擢禁連

守縣令久之召見功曹閉閤數責以禁等事舉筆相使
自記積受取一錢以上無得有所匿欺謾半言斷頭矣
功曹惶怖具自疏奸臧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廼
令就席受粉自改而已投刀使削所記遣出就職功曹
後當戰栗不敢蹉跌博遂成就之遷爲大司農歲餘坐
小法左遷犍爲大守先是南蠻若兒數爲寇盜博厚結
其昆弟使爲反間襲殺之郡中清徙爲山陽太守病免
官復徵爲光祿大夫遷廷尉職典決疑當讞平天下獄
博恐爲官屬所誣視事召見正監典法掾史謂曰廷尉

本起於武吏不通法律幸有衆賢亦何憂然廷尉治郡
斷獄以來且二十年亦獨耳剽日久三尺律令人事出
其中掾史試與正監共撰前世決事吏議難知者數十
事持以問廷尉得爲諸君覆意之正監以爲博苟彊意
未必能然即共條白焉博皆召掾史並坐而問爲平處
其輕重十中八九官屬咸服博之疏略材過人也每遷
徙易官所到輒出奇譎如此以明示下爲不可欺者久
之遷後將軍坐與紅陽侯立相善立有罪就國有司奏
立黨與博坐免後歲餘哀帝即位起家復爲光祿大夫

遷爲京兆尹數月超爲大司空初漢興襲秦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太尉至武帝罷太尉始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非有印綬官屬也及成帝時何武爲九卿建言古者民樸事約國之輔佐必得賢聖然猶則天三光備三公官各有分職今末俗文弊政事煩多宰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久廢而不治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職受政以考功效其後上以問師安昌侯張禹禹以爲然時曲陽侯王根爲大司馬驃騎將軍而何武爲御史大夫於是上賜曲陽侯根大司馬印綬置官屬罷驃騎將軍官以御史大夫何武爲大司空皆封列侯增奉如丞相以備三公官焉議者多以爲古今異制漢自天子之號下至佐吏皆不同於古而獨改三公職事難分明無益於治亂是時御史府吏舍百餘區井水俱竭又其府中列栢樹堂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後二歲餘朱博爲大司空奏言臣聞王之道不必相襲各繇時務高皇帝以聖德受命建古鴻業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典正法度以職相參總領百官歷載二百天下

安寧今更爲大司空與丞相同位去獲嘉祐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爲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爲御史大夫任職者爲丞相位次有序所以尊聖德重國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爲丞相權輕非所以重國政也臣愚以爲大司空官可罷復置御史大夫遵奉詔制臣願盡力以御史大夫爲百僚率哀帝從之迺更拜傅爲御史大夫會大司馬喜免以陽安侯丁明爲大司馬衛將軍置官屬大司馬冠號如故事後四歲哀帝遂改丞相爲大司徒復置大司空大司馬焉初何武爲大司空又與丞相方進共奏言

古選諸侯賢者以爲州伯書曰咨十有二牧所以廣聰明燭幽隱也今部刺史居牧伯之位秉一州之統選第大吏所薦位高至九卿所惡立退任重職大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失位次之序臣請罷刺史更置州牧以應古制奏可及博復御史大夫官又奏言漢家至德溥大宇內萬里立置郡縣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吏民安寧故事居部九歲舉爲守相其有異材功效著者輟登擢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前丞相方進奏罷刺史更置

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玄兹究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奏可博爲人廉儉不好酒色游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校上不過三桮夜寢早起妻希見其面有一女無男然好樂士大夫爲郡守九卿賓客滿門欲仕宦者薦舉之欲報仇怨者解劒以佩之其趨事待士如是博以此自立然終用敗初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欲求稱尊號太后從弟高武侯傅喜爲大司馬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共持正議孔鄉侯傅晏亦太后從弟

讕諛欲順指會博新徵用爲京兆尹與交結謀成尊號以廣孝道繇是師丹先免博代爲大司空數燕見奏封事言丞相光志在自守不能憂國大司馬喜至尊至親阿黨大臣無益政治上遂罷喜遣就國免光爲庶人以博代光爲丞相封陽鄉侯食邑二千戶博上書讓曰故事封丞相不滿千戶而臣獨過制誠慙懼願還千戶上許焉傅大后怨傅喜不已使孔鄉侯晏風丞相奏免喜侯博受詔與御史大夫趙玄議玄言事已前決得無不宜博曰已許孔鄉侯有指匹夫相要尚相得死何況至

尊博唯有死耳玄即許可博惡獨斥奏喜以故大司空
汜鄉侯何武前亦坐過免就國事與喜相似即共奏喜
武前在位皆無益於治雖已退免爵土之封非所當得也
請皆免爲庶人上知傅太后素常怨喜疑博玄承指即
召玄詣尚書問狀玄辭服有詔左將軍彭宣與中朝者
雜問宣等劾奏博宰相文上卿晏以外親封位特進股
肱大臣上所信任不忠竭誠奉公務廣恩化爲百寮先
皆知喜武前已蒙恩詔決事更三赦博執左道虧損上
恩以結信貴戚背君鄉臣傾亂政治女主之雄附下罔
上爲臣不忠不道玄知博所言非法枉義附從大不敬
晏與博議免喜失禮不敬臣請詔謁者召博玄晏詣廷
尉詔獄制曰將軍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
議右將軍蟜望等四十四人以爲如宣等言可許諫大
夫龔勝等十四人以爲春秋之義姦以事君常刑不赦
魯大夫叔孫僑如欲顓公室譖其族兄季孫行父於晉
晉執囚行父以亂魯國春秋重而書之今晏放命圮族
干亂朝政要大臣以罔上本造計謀職爲亂階宜與博
玄同罪罪皆不道上減玄死罪三等削晏戶四分之一

假諐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博自殺初博以御史爲
丞相趙玄以少府爲御史大夫並拜於前殿延登受策
有音如鐘聲及是同敗信有祥焉
瞿方進字子威汝南上蔡人也家世微賤至方進父翟
公好學爲郡文學言進年十二三失父廢學給事太守
府爲小史號遲頓頓讀爲鈍不及事數爲掾史所詈辱方進
自傷乃從汝南蔡父相問已能所宜蔡父異奇其形貌
謂曰小史有封侯骨當以經術進努力爲諸生學問方
進就厭爲小史聞蔡父言心喜因病歸家奉太後母以

西至京師受經篇毋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屨以給方進讀
經從博士受春秋積十餘年經學明習徒衆日廣諸儒稱
之乃以射策甲科爲郎二三歲舉明經遷議郎是時宿儒
有清河胡常與方進同經常爲先進名譽出方進下心害
其能論議不右方進方進知之候伺常大都授時遣門
下諸生至常所問大義疑難因記其說如是者允之常
知方進之宗讓已內不自得其後居士大夫之間未嘗
不稱述方進遂相親友河平中方進轉爲博士數年遷
朔方刺史居官不煩苛所察應條輒舉甚有威名再三

奏事遷爲丞相司直從上甘泉行馳道中司隸校尉陳慶劾奏方進没入車馬既至甘泉宫會殿中慶與廷尉范延壽語時慶有章劾自道行事以贖論今尚書持我事來當於此決前我爲尚書時嘗有所奏事忽忘之留月餘方進於是舉劾慶奉使不謹慶坐免官會北地浩商爲義渠長所捕亡長取其母與豭猪連繫都亭下商兄弟會賓客自稱司隸掾長安縣尉殺義渠長妻子六人亡丞相御史請遣掾史與司隸校尉部刺史并力逐捕察無狀者奏可司隸校尉消勲奏言春秋之義王人微者序乎諸侯之上尊王命也臣幸得奉使以督察公卿以下爲職今丞相宣請遣掾史以宰士聲案六子奉使命大夫甚誖逆順之理宣本不師受經術因事以立姦威案浩商所犯一家之禍耳而宣欲專權作威乃害于乃國不可之大者願下中朝特進列侯將軍以下正國法度議者以爲丞相掾不宜移書督趣司隸會浩商捕得伏誅家屬徙合浦故事司隸校尉位在司直下初除謁兩府其有所會居中二千石前與司直並迎丞相御史初方進新視事而消勲亦初拜司隸不肯謁丞相御

之大大後朝會相見禮節又倨方進陰察之黠私過光
祐[illegible]辛慶忌又逢帝舅成都侯王商道路下車立鎮
過乃就車於是方進舉奏[illegible]二千石幸得奉使不遵
禮儀輕謾宰相賤易上卿而又論節失度邪謂無[illegible]色
厲內莅墮國體亂朝廷之序不宜處位臣請下丞相免
勳時太中大夫平當給事中奏言方進國之司直不自
勑正以先羣下前親紀令行馳道中司隸慶平心舉劾
方進不自責悔而內挾私恨伺記慶之從客語言以論
歎成罪後丞相宣以一不道賊請遣掾督趣司隸校尉

司隸校尉勳自奏暴於朝廷今方進復舉奏勳議者以
爲方進不以道德輔正丞相苟阿助大臣欲必勝立威
宜抑絕其原勳素行公直姦人所惡可少寬假使遂其
功名上以方進所舉應科不得用逆詐廢正法遂貶勳
爲昌陵令方進旬歲間免兩司隸朝廷繇是憚之丞相
宣甚器重焉常戒掾史曰謹事司直翟君必在相位不
久是時起昌陵營作陵邑貴戚近臣子弟賓客多喜槌
爲奸利者方進部掾史覆按發大姦臧數千萬上以爲
任公卿欲試以治民徙方進爲京兆尹搏擊豪彊京師

畏之時胡常爲青州刺史聞之與方進書曰竊聞政令甚明爲京兆能則恐有所不宜方進心知所謂其後少弛威嚴居官三歲求始二年遷御史大夫數月會丞相薛宣坐廣漢盜賊羣起及太皇太后喪時三輔吏並徵發爲姦免爲庶人方進亦坐爲京兆時奉喪事煩擾百姓左遷執金吾二十餘日丞相官缺羣臣多舉方進亦器其能遂擢方進爲丞相封高陵侯食邑千戶身既富貴而後母尚在方進內行修飭供養甚篤及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爲身備漢相不敢踰禮家之制爲相公潔請託不行於郡國持法刻深舉奏牧守九卿峻文深詆中傷者尤多如陳咸朱博蕭育逢信孫閎之屬皆京師世家以才能少歷牧守列卿知名當世而方進特立後起十餘年間至宰相據法以彈咸等皆罷退之初咸最先進自元帝初爲御史中丞顯名朝廷矣成帝初即位擢爲部刺史歷燕國北海東郡太守陽朔中京兆尹王章譏切大臣王薦琅邪太守馮野王可代大將軍王鳳輔政東郡太守陳咸可御史大夫是時方進甫從博士爲刺史云後乃進爲京兆尹咸從南

陽太守入爲少府與方進厚善先是逢信已從高第郡守歷京兆太僕爲衛尉矣官簿皆在方進之右及御史大夫缺三人皆名卿俱在選中而方進得之會丞相宣有事與方進相連上使五二千石雜問丞相御史咸詰責方進冀得其處方進心恨初大將軍鳳奏除陳湯爲中郎與從事鳳甍後從弟車騎將軍音代鳳輔政亦厚湯逢信陳咸皆與湯善湯斷絕稱之於鳳音所久之音薨鳳弟成都侯商復爲大司馬衛將軍輔政商素憎陳湯白其罪過下有司案驗遂收湯徙敦煌時方進新爲丞相陳咸內懼不安廼令小冠杜子夏往觀其意微自解說子夏既過方進揣知其指不發敢言居亡何方進奏咸與逢信邪枉貪汙營私多欲皆知陳湯姦佞傾覆利口不軌而親交賂遺以求進舉後爲少府數饋遺湯信咸幸得備九卿不思盡忠正身內自知行辟亡功效而官媚邪臣欲以徼幸苟得亡恥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咸信之謂也過惡暴白兇不宜處位臣請免以示天下奏可後二歲餘詔舉方正直言之士紅陽侯立舉咸對策拜爲光祿大夫給事中方進復奏咸前爲九卿

坐爲貪邪免自知罪惡暴陳依託紅陽侯立徼幸有司
莫敢舉奏冒濁苟容不顧恥辱王莽當蒙方正舉備內朝
臣并劾紅陽侯立選舉故不以實有詔免咸勿劾立後
數年皇太后姊子侍中衛尉定陵侯淳于長有罪上以
太后故免官勿治罪有司奏請遣長就國長以金錢與
立立上封事爲長求留曰陛下既詔文以太后故誠不
可更有它計後長陰事遂發下獄大司徒進劾立懷姦邪亂
朝政欲傾誤要主上狡猾不道請下獄上曰紅陽侯朕
之舅不忍致法遣就國於是方進復奏立黨友曰立素

行積爲不善衆人所共知邪臣自結附託爲黨庶幾立
與政事欲獲其利今立斥遜就國所交結尤著者不宜
備大臣爲郡守案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閎故光祿
大夫陳咸與立交通厚善相與爲殿心有背公死黨之
信欲相攀援死而後已皆內有不仁之性而外有儁材
過絕於人倫勇猛果敢處事不疑所是皆尚殘賊酷虐
苦刻慘毒以立威而無纖介變利之風天下所共知愚
者猶惑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言
不仁之人亡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此三人皆

內懷姦猾國之所患而深相與結信於貴戚姦臣此國
家大憂大臣所宜沒身而爭也昔李孫行父有言曰見
有善於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見不善者誅之
若鷹鸇之逐鳥爵也翅翼雖傷不避也貴戚權黨之衆
誠難犯犯之衆敵並怨善惡相冒臣幸得備宰相不敢
不盡死請免博閎咸歸故郡以銷姦雄之黨絕羣邪之
望奏可咸既廢錮復徙故郡以憂死方進知能有餘兼
通文法吏事以儒雅緣飾法律號爲通明相天子甚器
重之奏事言不稱意內求人主微指以固其位初定陵
侯淳于長雖分威然以能議爲丞御新用事方進傾
與長交稱薦之及長坐大逆伏誅諸所厚善皆坐長免
上以方進大臣又素重之爲隱諱方進內慙上疏謝罪
乞骸骨上不許乃起視事條奏長所厚善京兆尹孫寶
右扶風蕭育刺史二千石已上免二十餘人其見任如
此方進雖受穀梁然好左氏傳天文星歷其左氏則國
師劉歆星歷則長安令田終術師也厚李尋以爲議曹
爲相九歲綏和二年春熒惑守心尋奏記言應變之權
君侯所自明往者數白三光垂象變動見端山川水泉

反理視患民人訛謠斥事感名三者既效可爲寒心今
提揚眉矢貫中狼奮角弓且張金歷庫土遂度輔湛沒
火守舍萬歲之期近慎朝尊上無惻怛濟世之功下無
推讓避賢之效欲當大位爲具臣以全身難矣大責日
加安得低保斥逐之戮闔府三百餘人唯君侯擇其中
與盡節轉凶方進憂之不知所出會郎賁（賁音肥麗也）麗善
爲星上言大星宜當之上乃召見方進還歸未及引決
上遂賜策令審處焉方進即自自殺上祕之遣九卿籌
贈以丞相高陵侯印綬賜乘輿祕器少府供帳葬送賞
衣素天子親臨弔者數至禮賜異於他相故事謚曰恭
侯長子宣嗣宣字大伯亦明經篤行君子人也及方進
在位爲關都尉南郡太守少子曰義字文仲少以父任
爲郎稍遷諸曹年二十出爲南陽都尉宛令劉立與曲
陽侯爲婚又素著名州郡輕義年少義行太守事行縣
至宛丞相史在傳舍立持酒肴謁丞相史對飲未訖會
義亦往外吏白都尉方至立語言可甚須臾義至內謁
徑入立廷走下義既還大怒陽以它事召立至以主守
盜十金賊殺不辜斬掾夏恢等收縛立傳送鄧尉恢亦

以宛大縣恐見篡奪白義可因隨後行縣送鄧義曰欲
令都尉自送則如勿收邪載環宛市廼送吏民不敢動
威震南陽立家輕騎馳從武關入語曲陽侯曲陽侯白
成帝帝以問丞相方進進遣吏勑義出宛令宛令已出吏
還白狀方進曰小兒未知爲吏也其意以爲入獄當輒
死矣後義坐法免起家爲弘農太守遷河內太守青州
牧所居著名有父風烈徙爲東郡太守數歲平帝崩王
莽居攝義心惡之乃謂姊子上蔡陳豐曰新都侯攝天
子位號令天下故擇宗室幼雅者以爲孺子依託周公
輔成王之義且以觀望必代漢家其漸可見方今宗室
衰弱外無彊藩天下傾首服從莫能亢扞國難吾幸得
備宰相子身守大郡父子受漢厚恩義當爲國討賊以
安社稷欲舉兵西誅不當攝者選宗室子孫輔而立之
以今時命不成死國埋名猶可以不慙於先帝今欲發
乃肯從我乎豐年十八勇壯許諾義遂與東郡都尉
劉宇嚴鄉侯劉信信弟武平侯劉璜結謀及東郡王孫
慶素有勇略以明兵法徵在京師義乃詐移書以重罪
傳遠捷於是以九月都試日九月太守郡尉令長丞會都試課殿最斬觀

令因勒其車騎材官士募郡中勇敢士署將帥嚴鄉侯
信者東平王雲子也雲誅死信兄開明嗣爲王薨無子
而信子匡復立爲王故義舉兵并東平立信爲天子義
自號大司馬拄天大將軍以東平王傳蘇隆爲丞相中
尉皐丹爲御史大夫移檄郡國言莽鴆殺孝平皇帝矯
攝尊號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罰郡國皆震比至山陽衆
十餘萬莽聞之大懼乃拜其黨想輕車將軍成武侯孫
建爲奮武將軍光祿勳成都侯王邑爲虎牙將軍明義
王駿爲彊弩將軍春王城門校尉王況爲震威將軍
宗伯忠孝侯劉宏爲奮衝將軍中少府建威侯王昌爲
中堅將軍中郎將震羌侯寗八兄（兄音況）爲奮威將軍凡七
人自擇除關西人爲校尉軍吏將關東甲卒發奔命以
擊義焉復以太僕武讓爲積弩將軍屯函谷關將作大
匠蒙鄉侯逯並爲橫壘將軍屯武關羲和紅休侯劉歆
爲揚武將軍屯宛大保後丞丞陽侯甄邯爲大將軍（丞陽
侯音烝）屯潁上常鄉侯王惲爲輕騎將軍屯平樂館騎都
尉王晏爲建威將軍屯城北城門校尉趙恢爲城門將
軍皆勒兵自備莽日抱孺子會羣臣而稱曰昔成王幼

周公攝政而管蔡挾祿父以叛今翟義亦挾劉信而作亂自古大聖猶懼此況臣莽之斗筲羣臣皆曰不遭此變不章聖德莽於是依周書作大誥遣大夫桓譚等班行告諭當反位孺子之意還封譚爲明告里附城諸將東至陳留嚮與義會戰破之斬劉璜首（蓋故戴國屬陳留後曰考城）莽大赦天下義與劉信棄軍於圍城亡至固始界中捕得義屍磔陳都市卒不得信初三輔聞翟義起自茂陵以西至汧二十三縣盜賊並發趙明霍鴻等自稱將軍攻燒官寺殺右輔都尉及鄠令刼掠吏民衆十餘萬人見未央宮前殿莽晝夜抱孺子禱宗廟復拜衛尉王級爲虎賁將軍大鴻臚望鄉侯閻遷爲折衝將軍與魏郡王晏西擊趙明等正月虎牙將軍王邑等自關東還便引兵西彊弩將軍王駿以無功免揚武將軍劉歆歸故官復以邑弟侍中王奇爲揚武將軍城門將軍趙恢爲強弩將軍中郎將李棼爲厭難將軍復將兵西二月明等殄滅諸縣悉平還師振旅莽乃置酒白虎殿勞饗將帥大封拜先是益州蠻夷及金城塞外羌反畔時州郡擊破之莽廼并錄以爲差封侯伯子男凡三百九

十五人曰皆以舊怒來指西擊羌寇蠻盜反虜逆賊不得旋踵應時殄滅天下咸服之功封云莽於是自謂大得天人之助至其年十二月遂即眞矣初義所收宛令劉立聞義舉兵上書願備軍吏爲國討賊內報私怨莽擢立爲陳留太守封明德侯始義兄宣居長安先義未發家數有恠夜聞哭聲聽之不知所在宣教授諸生蒲堂有狗從外入齧其中庭羣鴈數十比驚救之已皆斷頭狗走出門求不知處宣大惡之謂後母曰東郡太守文仲素儆儻今數有惡恠恐有妄爲而大禍至也太夫人可歸爲棄去宣家者可以避害母不肯去言[illegible]族自絕於翟氏後數月敗莽盡壞義第宅汙池之發父方進及先祖冢在汝南者燒其棺柩夷滅三族誅及種嗣至皆同院以棘五毒并葬之而下詔曰蓋聞古者伐不敬取其鱷鯢築武軍封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迺者反虜劉信翟義等逆作亂于東而芒竹羣盜趙明霍鴻造逆西土遣武將征討咸伏其辜惟信義等始發自濮陽結姦無鹽殄滅於圍趙明依阻槐里環隄霍鴻負倚盩厔芒竹咸用破碎亡有餘類其取反虜逆賊之鱷鯢

聚之通路之旁濮陽無鹽圍槐里盩厔凡五所各方丈六高六尺築爲武軍封以爲大戮蔿樹之棘建表木高丈六尺書曰反虜逆賊鱷鯢在所長吏常以秋循行勿令壞敗以懲淫惡焉初汝南舊有鴻隙大陂郡以爲饒成帝時關東數水陂溢爲害方進爲相與御史大夫孔光共遣掾行視以爲決去陂水其地肥美省隄防費而無水憂遂奏罷之及翟氏滅鄉里歸惡言方進請陂下良田不得而奏罷陂云王莽時常枯旱郡中追怨方進童謠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當復誰云者兩黃鵠謂無水淮田不可耕耳兩黃鵠託言有

列傳第十五上

通志一百二上

列傳第十五下

通志一百二下

咎永字子雲長安人也父吉爲衛司馬使送郅支單于侍子爲郅支所殺語在陳湯傳永少爲長安小史後傳學經書建昭中御史大夫繁延壽聞其有茂材除補屬舉爲太常丞數上疏言得失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日俱發詔舉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太常陽城侯劉慶忌舉永待詔公車對曰臣聞明王即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如人君淫溺後宮般樂游田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

極至凡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乃十二月朔戊
申日食婺女之分地震蕭墻之內二者同日俱發以丁
寧陛下嚴咎不遠宜厚求諸身意豈陛下志在閨門未
卹政事不慎舉錯婁失中與內寵六盛女不遵道嫉妬
專上妨繼嗣與古之王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
妾得意謁行於內執行於外至覆傾國家或亂陰陽昔
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閹妻驕扇日以不臧此其效也經
曰皇極皇建其有極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
日月亂行陛下踐至尊之祚為天下主奉帝王之職以

統羣生方內之治亂在陛下所執誠留意於正身勉彊
於力行損燕私之閒以勞天下放去淫溺之樂罷去倡
優之笑絕郤不享之義慎節游田之虞起居有常循禮
而動躬親政事致行無倦安服若性經曰繼自今嗣王
其毋淫于酒毋逸于游田惟正之共未有身治正而臣
下邪者也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安危之機聖王所致慎
也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德楚莊忍絕丹姬以成伯功
幽王惑於褒姒周德隆亡魯桓脅於齊女社稷以傾誠
修後宮之政明尊卑之序貴者不得嫉妬專寵以絕驕

嫚之端抑褒闇之亂賤者咸得秩進各得厥職以廣繼
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後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以
遠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未有閨門治而天下亂者也
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筦納言而舜命惟允四
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誠勑正左右齊栗之臣戴金貂
之飾執常伯之職者皆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濟
濟謹孚無敖戲驕恣之過則左右肅艾羣僚仰法化流
四方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
也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簡賢違功則亂誠審思治

人之術歡樂得賢之福論材選士必誠於職明考
程能考功實以定德無用比周之虛譽毋聽寖潤之譖
愬則抱功脩職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偽之徒不得
即工小人日銷俊乂日隆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
明又曰九德咸事俊乂在官未有功賞得於前衆賢布
於官而不治者也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絕爲十二州
制遠之道微而無乖旰之難者德厚恩深無怨於下也
秦君平土一夫大呼而海內崩析者刑罰深酷吏行殘
賊也夫違天害德爲一取怨於下莫甚乎殘賊之吏誠

放退殘賊酷暴之吏錮廢勿用益選溫良上德之士以
親萬姓平刑釋寃以理民命務省繇役毋奪民時薄收
賦稅毋殫民財使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
役不患苛暴之政不炎酷烈之吏雖有唐堯之大災民
無離上之心經曰懷保小人惠于鰥寡未有德厚吏良
而民畔者也臣聞災異共皇天所以譴告人君過失猶嚴
父之明誡畏懼敬改即福銷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不
除經曰饗用五福畏用六極傳曰六沴作見若不共御
六罰既侵六極其下人之二年之間災異蜂起小大畢具

所行不享上帝上帝不豫炳然甚著不求之身無所改
正疏舉廣謀又不用甘苦言是福不享之迹無謝過之實
也天責愈深此五者一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唯陛下
留神對奏天子異焉徵召見求其夏皆令諸方正對策
語在杜欽傳求對畢因曰臣前幸得條對災異之效禍
亂所極言關於聖聰書陳於前陛下棄委不納而更使
方正對策背可懼之大異問不急之常論廢承天之
至言角無用之虛文故未殺災異蒲讕誣天是故皇天
勃然發怒甲己之間暴風三溱拔樹折木此天至明不

可欺之效也上特復問永永對曰日食地震皇后貴妾
專寵所致是時上初即位謙讓委政元舅大將軍王鳳
議者多歸咎焉永知鳳方見柄用陰欲自託乃復曰方
今四夷賓服皆爲臣妾北無薰粥冒頓之患南無趙佗
呂嘉之難三垂晏然無有兵革之警諸侯大者乃食數
縣漢吏制其權柄不得有爲亡吳楚燕梁之埶百官盤
互親疎相錯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志洞洞屬屬小心畏
忌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三者無毛髮之辜不可歸咎
諸舅此欲以政事過失歸咎丞相父子中尚書宦官檻塞大
臣皆瞽說欺天者也竊恐陛下舍昭昭之白過忽天地
之明戒聽曖昧之瞽說歸咎乎無辜倘異乎政事童失
天心不可之大者也陛下即位委任遵舊未有過政元
年正月白氣較然起乎東方至其四月黃濁四塞霾冒
京師申以大水著以震蝕各有占應相爲表裏百官庶
士無所歸倚陛下獨不怪與白氣起東方賤人將興之
表也黃濁冒京師王道微絕之應也夫賤人當起而京
師道微二者已驗陛下誠深察愚臣之言致懼天地之
異長思宗廟之計改往反過抗溫溫之意解偏毅之愛

奮乾剛之威平天覆之施使列妾得人人更進猶尚未
足也急復益納宜子婦人無擇好醜無避嘗字無論年
齒推法言之陛下得繼嗣於微賤之間乃反爲福得繼
嗣而已毋非有賤也後宮女使今有直意者廣求於
微賤之間以遇天所開右慰釋皇太后之憂慍解謝上
帝之譴怒則繼嗣蕃滋災異訖息陛下則不深察愚臣
之言忽於天地之戒咎根不除水雨之災山石之異將
發不久發則災異已極天變成形臣欲捐身關東不及
事已疏賤之臣至敢直陳天意斥讖惟幄之私欲明[illegible]

責后盛妾自知忤心逆耳必不免於湯鑊之誅此天保
右漢家使臣敢直言也三上封事然後得召待詔一旬
然後得見夫由疏賤納至忠甚苦由至尊聞天意甚難
語不可露願具書所言因侍中奏陛下以示腹心大臣
以爲非天意臣當伏妄言之誅則必爲誠天意也奈何
忘國家大本背天意而從欲唯陛下省察熟念厚爲宗
廟計時對者數十人永與社稷爲上第焉上皆以其書
示後宮後上嘗賜許皇后書采永言以責之語在外戚
傳永既陰爲大將軍鳳說令人能實妾高由是擢爲光祿

大夫永奏書謝鳳曰永斗筲之材質薄學朽無一日之
雅左右之介將軍說其狂言擢之皂衣之吏廁之掌臣
之末不聽浸潤之譖不食膚受之愬雖齊桓晉文用士
爲密察父慈兄覆育子弟誠無以加昔豫子吞炭壞形
以奉見異齊客隕首公門以報恩施知氏孟嘗猶有死
士何況將軍之門鳳遂厚之數年出爲安定太守時上
諸舅皆修經書任政事平阿侯譚年次當繼大將軍鳳
輔政尤與永善陽朔中鳳病因屬從弟御史大夫音以
自代上從之以音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而平
阿侯譚位卑退領城門兵永聞之與譚書勸令辭職閉
門高枕爲智者百譚感永言遂辭讓不受領城門職由
是譚音相與不平永遠爲郡吏恐爲音所危病滿三月
免亡奏請永補營軍司馬永數謝罪自陳得轉爲長史音
亦從舅越親輔政威權損於鳳時永復說音曰將軍履
上將之位食膏腴之都任周召之職擁天下之樞可謂
富貴之極人臣無二天下之責四面至矣將何以居之
宜夙夜孳孳執伊尹之彊德以守職匡上誅惡不避親
愛舉善不避仇讎以章至公立信四方篤行三者乃可

以長堪重任久享盛寵太白出西方六十日法當參天今已過期尚在桑榆之間質弱而行遲形小而光微熒惑用怒明大逆行守尾其逆常也守尾變也意豈將軍忘滋漸之義委曲從順所執不彊不廣用士尚有好惡之忌蕩蕩之德未純方與將相大臣乖離之萌也何故始襲司馬之號俄而金火並有此變上天至明不虛見異唯將軍畏之慎之深思其故改求其路以享天意音猶不平薦求爲護菟使者音晟成都侯商代爲大司馬衛將軍求乃遷爲涼州刺史奏事京師訖當之部時有黑龍見東萊上使尚書問求受所欲言求對曰臣竊見漢家行夏正夏正色黑黑龍同姓之象也龍陽德由小之大故爲王者瑞應未知同姓有見本朝無繼嗣之慶多危殆之隙欲因擾亂舉兵而起者邪將動心冀爲後者殘賊不仁若廣陵昌邑之類臣愚不能處也元年九月黑龍見其晦日有食之今年二月已未夜星隕乙酉日有食之六月之間大異四發二二而同月三代之末春秋之亂未嘗有也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羣惡沈湎於酒書曰乃用婦人之言自絕

于天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詩云燎之方陽能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易曰濡其首有孚失是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略陳其效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言婦人不得與政事也詩曰懿厥哲婦爲梟爲鴟亡降自天生自婦人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頃動前殿其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藏女寵至極不可上矣之後起天所不樂之什倍于前哀先帝法度聽用其言宮闈一言從橫二許驕女親屬假威權從橫亂朱利

舉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庭獄大爲亂財榜箠瘡於烙絕滅人命主爲趙李報怨復怨反除白罪建治正吏多繫無辜掠立迫恐至爲人起責分利受謝生入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既以昭其辜王者必先自絕然後天絕之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宅出宗聚僄輕無義小人以爲私客數離深宮之固挺身晨出與羣小相隨烏集雜會飲醉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流漫媟嫚溷殽無別閔免遁樂晝夜在路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

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以民爲基民以財
爲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王愛養基本不
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聽
邪臣之計去高敞初陵指十年功緒改作昌陵反天地
之性因下爲高積土爲山發徒起邑並治宮館大興繇
役重增賦斂徵發如雨役百乾谿實擬驪山靡敞天下
五年不成而後反故又廣旰營表發人冢墓斷截骸骨
暴揚尸柩百姓財竭力盡怨恨感天災異婁降饑饉仍
臻流散冗食餓死於道以萬四數公家無一年之畜百姓

無旬日之儲上下俱匱無以相救詩云殷監不遠在夏
后之世願陛下追觀夏商何所以失之以鏡考已行有
不合者臣當伏妄言之誅願陛下
興九世百九十餘載繼體
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王法度或以中興或以治安
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政妄行當盛壯之隆無繼嗣
之福有危亡之憂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已多矣爲人
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今社稷宗廟福禍安
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肯發明聖王之德昭然遠寤
畏此上天之威怒深懼危亡之徵兆蕩滌邪辟之惡志

厲精致政專心反道絶羣小之私客免不正之詔除悉
罷北宮私奴車馬婿出之具克己復禮毋貳微行出飲
之過以防迫切之禍深惟日食再既之意抑損椒房玉
堂之盛寵毋聽後宮之請謁除掖庭之亂獄去炮烙之
陷阱誅戮佞邪之臣及左右執左道以事上者以塞天
下之望且寢初陵之作止諸繕治宮室闕更減賦盡休
力役存卹振救困乏之人以弭遠方崇厲忠直放退殘
賊無使素餐之吏久尸厚祿以次貫行固執無違夙夜
孳孳婁省無怠舊愆畢改新德既章纖介之邪不復載
心則赫赫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去就庶幾可復社稷宗
廟庶幾可保矣成帝性寬而好文辭又久無繼嗣數爲
微行多近幸小臣趙李從微賤專寵皆皇太后與諸舅
夙夜所常憂至親難數言故推永等使因天變而切諫
勸上納用之永自知有內應褒意無所依違每言事輒
見荅禮至上上此對上大怒衛將軍商密擿永令發去上
使侍御史收永敕遷交道廢者勿追御史不及永還上意
亦解自悔明年徵永爲太中大夫遷光祿大夫給事中
元延元年爲北地太守病免數永當之官上使衛

尉淳于長受求所欲言太尉對曰臣聞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慱愛仁恕恩及行蟲賞賚親民不過常法宮室車服不踰制度事節財足衆庶和睦則卦氣理效五徵時序百姓壽考庶草蕃滋符瑞並降以昭保右失道妄行逆天暴物窮奢極欲淫湎荒遥婦言是從誅逐仁賢離逖骨肉羣小用事峻刑重賦百姓愁怨則卦氣悖亂咎徵著郵上天震怒災異屢降日月薄食五星失行山崩川瀆水泉踊出妖孽並見蓂莢星耀光飢饉荐臻百姓短折萬物夭傷終不改寤惡治變備不復譴告更命有德詩云乃眷西顧此惟予宅夫去惡奪弱遷命賢聖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加以功德有厚薄期質有脩短時世有中季天道有盛衰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數之標季涉三七之節紀遭無妄之卦運直百六之災阨三難異科雜焉同會殊始元年以來二十載間羣災大異交錯鋒起多於春秋所書八世著記久不塞除重以今年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三朝之會四月丁酉四方衆星白晝流隕七月辛未彗星橫天乘三難之際會畜衆多之災異因之以饑饉接之以不贍彗星極異也

土精所生流隕之應出於飢變之後兵亂作矣厥期不久隆德積善遷不克濟內則爲深宮後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北宮苑囿衛巷之中臣妾之家幽閒之處微餘崔杼之亂外則爲諸侯下土將有樊並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內亂朝暮日戒諸侯舉兵以火角爲期安危之分界宗廟之至憂臣永所以破膽寒心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後變見於上可不致慎禍起細微姦生所易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羣小媟黷燕飲中黃門後庭素驕慢不謹嘗以醉酒失臣禮者悉出勿留勤三綱之嚴修後宮之政抑遠驕妬之寵崇近婉順之行加惠失士心之人懷柔怨恨之心保至尊之重秉帝王之威朝覲出而後駕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內亂之路塞矣諸夏舉兵萌在民饑饉而吏不卹興於百姓困而賦斂重發於下怨離而上不知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傳曰饑而不損茲謂秦厥災水厥咎亡詠辭曰關動牡飛辟爲無道臣爲非厥咎亂臣謀篡王者遭衰難之世有饑饉之災不損田而大自潤故凶百姓困貧無以共

求愁悲怨恨故水災關守國之固固將去焉故牡飛往
年郡國二十一傷於水災禾黍不入今年蠶麥咸惡百
川沸騰江河溢決大水泛濫郡國十五有餘比年喪稼
時過無宿麥百姓失業流散羣輩守關大異較炳如彼
水災浩浩黎庶窮困如此宜損常稅小自潤之時而有
司奏請加賦甚繆經義逆於民心布怨趨禍之道也牡
飛之狀殆爲此發古者穀不登虧膳災婁至損服凶年
不塗明王之制也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論語曰
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臣願陛下勿許加賦之奏益減太
官導官中御府均官掌畜廩犧用度止尚方織室京師
郡國工服官發輸造作以助大司農流恩廣施振贍困
乏開關梁內流民恣所欲之以救其急立春遣使者循
行風俗宣布聖德存卹孤寡問民所苦勞二千石勸勸
耕桑毋奪農時以慰綏元元之心防塞大姦之隙諸夏
之亂庶幾可息矣永對奏文子甚感其言亦於經書汎
爲疏達與社欽社鄴略等不能洽浹如劉向父子及揚
雄其於天官京氏易最密故善言災異前後所上四十
餘事略相反覆言攻上身與後宮而已黨於王氏上亦

知之不甚親信也永所居任職爲北地太守歲餘衛將
軍商薨曲陽侯根爲驃騎將軍薦永徵入爲大司農歲
餘永病二月有司奏請免故事公卿病輒賜告至永獨
即時免數月卒於家本名並以尉氏樊並反更名永云
杜鄴字子夏本魏郡繁陽人也祖父及父積功勞皆至
郡守武帝時徙茂陵鄴少孤其母張敞女鄴壯從敞子
吉學問得其家書以孝廉爲郎與車騎將軍王音善平
阿侯譚不受城門職後薨上閔悔之乃復令譚弟成都
侯商位特進領城門兵得舉吏如將軍府鄴見音前祖

平阿有隙即說音與商親密音從其言由是二人皆重
鄴後以病去郎及商爲大司馬衛將軍除鄴主簿以爲
腹心舉侍御史哀帝即位遷爲涼州刺史鄴居職寬舒
少威嚴數年以病免是時帝祖母定陶傅太后稱太皇
太后帝母丁姬稱帝太后而皇后即傅太后從弟子也
傅氏侯者三人丁氏侯者二人封傅太后同母弟子
鄭業爲陽信侯傅太后尤與政事權元壽元年正月朔
上以后父孔鄉侯傅晏爲大司馬衛將軍而帝舅陽安
侯丁明爲大司馬驃騎將軍臨拜日食詔舉方正直言

扶陽侯章育與鄴方正鄴對曰臣聞陽尊陰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爲其家陽女雖貴猶爲其國陰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文德之母必繫於子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殺也昔鄭伯隨妾氏之欲終有叔段簒國之禍周襄王內迫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漢興呂太后權私親屬又以外孫爲孝惠后是時繼嗣不明凡事多晻晝昏冬雷之變不可勝載竊見陛下行不偏之政無母事儉約非禮一不動誠欲正身與天下更始也然嘉瑞未應而日食地震民訛言行籌傳相驚恐案春秋災異以指象爲言語故在於得一類而達之也日食明陽爲陰所臨坤卦乘離明夷之象也坤以法地爲土爲母以安靜爲德震不陰之效也占象甚明臣敢不直言其事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歟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問也前大司馬新蔡侯莽退伏第家以詔策決復遣就國高昌侯宏去蕃自絕猶受封土制書侍中駙馬都尉遷不忠巧佞免歸故郡閒未旬月而有詔還大臣奏正其罰卒不得遣而反兼官奉使顯密罷過故及陽信侯業皆

緣私君國非功義所止諸外家昆弟無賢不肖並侍帷幄布在列位或與兵衛或將軍之寵意并於一家積貴之埶世所希見所希聞也至乃並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皇甫雖盛三桓雖隆曾爲作三軍無以甚此當拜之日晻然日蝕不在前後臨事而發者明陛下謙遜無專承指非一所言輒聽所欲輒隨有罪惡者不坐辜罰無功能者畢受爵流漸積猥正尤在是欲令昭昭以覺聖朝昔詩人所刺春秋所譏指象如此殆不在它由後視前忿邑非之逮身所行不自結見則以爲可計之過者

疏賤獨偏見疑內亦有此類天變不空保右世主如之至奈何不應臣聞野雞著怪高宗深動天風異無虛王恒然願陛下加致精誠事稽諸古以收帝怒以厭下心禎祥福祿何嫌不報鄴未拜病卒鄴言民訛言行籌及谷永言王者買私田彗星隕石牡飛之事皆爲時所稱初鄴從張吉學吉子竦又孤幼從鄴學問亦著於世

充長小學小學文字之學也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故因名云鄴子林清靜好古亦有雅材建武中歷位列卿至大司空其正文字過於鄴竦故世言小學者由杜公

何武字君公蜀郡郫縣人也宣帝時天下和平四夷賓服神爵五鳳之間婁蒙瑞應而益州刺史王襃頌漢德作中和樂職宣帝詩三篇武年十四五與成都楊覆衆等共習歌之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求通達茂異士召見武等於宣室上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哉以襃爲待詔武等皆以能治易以射策甲科爲郎與翟方進交志相友祿勳舉四行遷爲鄠令坐法免歸武兄弟五人皆爲郡吏郡縣敬憚之武弟顯家有市籍租常不入縣數負其課市嗇夫求商捕辱顯家顯怒欲以吏事中商武曰以吾家租賦繇役不爲衆先奉公吏不亦宜乎武卒白太守召商爲卒吏州里聞之皆服焉久之太僕王音舉武賢良方正徵對策拜爲諫大夫遷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者爲虧除免之而已不服極法奏之抵罪或至死九江太守戴聖禮經號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及武爲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聖曰後進生門知廼欲亂人治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爲博士毀武於朝

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爲羣盜得爲盜吏捕得之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後聖懽服武每奏事至京師聖未嘗不造門謝恩武爲刺史二千石有異應時舉奏其餘賢不肖敬之如一是以郡國各重其守相州中清平行郡必先即學宮見諸生試其誦論問以得失然後入傳舍出記問疑因頃畝五穀美惡已乃見二千石以器常初武爲郡吏時事太守何壽壽知武有宰相器以共同姓故厚之後壽爲大司農其兄子爲廬江長史時武奏事在邸壽兄子適在長安壽爲具召武弟顯及故人楊覆無等酒酣見其兄子曰此子揚州長史材能無下未嘗省見顯等甚慙退以謂武曰刺史古之方伯上所委任一州表率也職在進善退惡吏治行有茂異民有隱逸廼當召見不可有所私問顯覆無疆之不得已召見賜卮酒歲中廬江太守舉之其守法見憚如此爲刺史五歲入爲丞相司直丞相薛宣敬重之出爲清河太守數歲坐郡中被災言什四以上免久之大司馬曲陽侯王根薦武徵爲諫大夫遷兖州刺史入爲司隸校尉徙京兆尹二歲坐舉方正

所舉者召見槃辟雅拜有司以讒毀虛僞武坐左遷
楚內史遷沛郡太守復入爲廷尉綬和元年御史大夫
孔光左遷廷尉武爲御史大夫帝欲修辟雍通三公
官即改御史大夫爲大司空武更爲大司空封汜鄉侯
食邑千戶汜鄉在琅邪不其哀帝初即位褒賞大臣更
以南陽蠻之博望鄉爲汜鄉侯國增邑千戶武爲人仁
厚好進士稱稱人之善爲楚內史厚兩龔在沛郡厚兩
唐及爲公卿薦之朝廷此人顯於世者何侯力也世以
此多焉然疾朋黨閒文吏必於儒生閒儒者必於文吏

以相參檢欲除吏先爲科例以防請託其所居亦無赫
赫名去後常見思及爲御史大夫司空與丞相方進共
奏言往者諸侯王斷獄治政內史與獄事相總綱紀輔
王中尉備盜賊今王不斷獄與政中尉官罷職并內史
郡國守相委任所以壹統信安百姓也今內史位卑而
權重威職相踰不統尊者難以治臣請相如太守內
史如都尉以順尊卑之序平輕重之權制曰可以內史
爲中尉初武爲九卿時奏言宜置三公官又與方進共
奏罷刺史更置州牧後皆復復故語在朱博傳唯內史

事施行多所舉奏號爲煩碎不稱賢公功名略比薛宣其材不及也而經術正直過之武後母在郡遣吏歸迎會成帝崩吏恐道路有盜賊後母留止左右或譏武事親不篤哀帝亦欲改易大臣遂以此策免武令上大司空印綬罷歸就國後五歲卒大夫鮑宣數稱寃之天子感丞相王嘉之對而高安侯董賢亦薦武由是復徵爲御史大夫月餘徙爲前將軍先是新都侯王莽就國數年上以太皇太后故徵莽還京師莽從弟成都侯王邑爲侍中矯稱太皇太后指白哀帝爲莽求特進給事中

哀帝復請之事發覺太后爲謝上以太后故不忍誅之左遷邑爲西河屬國都尉削千戶後有詔舉太常莽私從武求舉武不敢舉後數月哀帝崩太后即日引莽入收大司馬董賢印綬詔有司舉可大司馬者莽故大司馬辭位碎丁傅衆庶稱以爲賢又太后近親自大司徒孔光以下舉朝皆舉莽武爲前將軍素與左將軍公孫祿相善二人獨謀以爲往時孝惠孝昭少主之世外戚呂霍上官持權幾危社稷今孝成孝哀比世無嗣方當選立親近輔幼主不宜令異姓大臣持權親跡相錯爲

國計便於是武舉公孫祿可大司馬而祿亦舉武太后
竟自用莽爲大司馬莽風有司劾奏武公孫祿互相稱
舉皆免武就國後莽寖盛爲宰衡陰誅不附己者元始
三年呂寬等事起時大司空甄豐承莽風指遣使者乘
傳案治黨與連引諸所欲誅者上黨鮑宣南陽彭偉杜
公子郡國豪桀坐死者數百人武在見誣中大理正檻
車徵武武自殺人多冤之莽欲厭衆意令武子況嗣爲
侯謚武曰剌侯莽篡位免況爲庶人
王嘉字公仲平陵人也以明經射策甲科爲郎坐尸殿
門失闌免光祿勳于永除爲掾察廉爲南陵丞復察廉
爲長陵尉鴻嘉中舉敦朴能直言者召見宣室對政事
得失超遷太中大夫出爲九江河南太守治甚有聲徵
入爲大鴻臚徙京兆尹遷御史大夫建平三年代平當
爲丞相封新甫侯加食邑千一百户嘉爲人剛直嚴毅
有威重上甚敬之哀帝初立多變更成帝之政嘉上疏
以爲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因薦儒者公孫光蒲昌及能
吏蕭咸薛脩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者天子納而用之
會息夫躬孫寵等因中常侍宋弘上書告東平王雲祝

詛又與后舅伍宏謀弒上爲逆雲等伏誅躬寵擢爲二千石是時侍中董賢愛幸於上上欲侯之而未有所緣傳嘉勸上因東平事以封賢上於是定躬寵告東平本章掇去宋弘更言由董賢以聞欲以其功侯之皆先賜爵關內侯頃之欲封賢等上心憚嘉乃先使皇后父孔鄉侯傅晏持詔書視丞相御史於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言竊見董賢等三人始賜爵衆庶匈匈咸曰賢貴其餘并蒙恩至今流言未解陛下仁恩於賢等不

[illegible]暴賢等本奏語言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考合古今明正其義然後乃加爵土不然恐大失衆心海內引領而議暴下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雖不說咎有所分不獨在陛下前定陵侯淳于長初封其事亦議大司農咎亦以長當封衆人歸咎於亦先帝不獨蒙其譏臣嘉臣延材駑不稱死有餘責知順指不迕可得容身須臾所以不敢者恩報厚恩也上感其言止數月遂下詔切責公卿封賢爲高安侯南陽太守寵爲方陽侯左曹光祿大夫躬爲宜陵侯後數月食舉直言嘉復奏封事曰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徼逸欲有

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箕子戒武王曰臣無有作威作福亡有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慝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國人傾仄不正民用僭差不壹此君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武王躬履此道隆至成康自是以後縱心恣欲法度陵遲至於臣弑君子弑父父子至親失禮患生何況異姓之臣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孝文皇帝備行此道海內蒙恩爲漢太宗孝宣皇帝賞罰信明施與有節記人之功忽於小過以致治平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溫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嘗幸上林後宮馮貴人從臨獸圈猛獸驚出貴人前當之元帝嘉美其義賜錢五萬掖庭見親有加賞賜屬其人勿衆謝示平惡偏重失人心賞賜節約是時外戚貴幸者少耳故少府水衡見錢多也雖遭初元永光凶年饑饉加有西羌之憂外奉師旅內振貧民終無傾危之憂以府藏內充實也孝成皇帝時諫臣多言燕出之害及女寵專愛耽於酒色損

德傷年其言甚切然終不怨怒也寵臣淳于長張放史
育育數聚退家貲不滿千萬於亡遂能國長榜死於獄
不以私愛害公義故雖多內譏[illegible]陛下陛
下在國之時好詩書上節儉徵來[illegible]上稱誦德美
此天下所以回心也初邛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緣
緋繒而已共皇寢廟比比當作憂閔元元唯用度不足
以義割恩輙且止息今始作治而駙馬都尉董賢亦起
官寺上林中又為賢起大第開門鄉北闕引王渠灌園
池使者護作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賢母病長安廚給

祠具道中過者皆飲食為賢治器器成奏御迺行或物
好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此賢家有賓婚
及見親諸官並共賜及舍奴婢人十萬錢使者護視
發取市物百賈震動道路諠譁臺臣惶惑詔書罷苑而
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奢僭放縱變亂
陰陽災異衆多百姓訛言持箠相驚被髮徒跣而走棄
馬者馳大惑其意不能自止或以為箠者策失之戒也
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譏孔子曰危而不持顛
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臣嘉幸得備位竊內悲傷不

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國不敢自惜唯陛下慎已之所獨鄉察衆人之所共疑往者寵臣鄧通韓嫣驕貴失度逸豫無厭小人不勝情慾卒陷罪辜亂國亡軀不終其祿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也宜深覽前世以節賢寵全安其命於是上瀉不悅而愈愛賢不能自勝會祖母傅太后薨上因託傅太后遺詔令成帝母王太后下丞相御史益封賢二千戶及賜孔鄉侯汝昌侯陽新侯國嘉封還詔書因奏封事諫上及太后言王者代天爵人不可不慎比者山崩地動日食於二朝皆陰盛侵陽之戒前賢已再封晏商再易邑業緣私橫求恩已過厚求索自恣不知厭足甚傷尊尊之義不可以示天下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非愛死而不自法恐天下聞之故不敢自劾愚戇數犯忌諱唯陛下省察初廷尉梁相與丞相長史御史中丞及五二千石雜治東平王雲獄時冬月未盡二旬而相心疑雲寃獄有飾辭奏欲傳之長安更下公卿覆治尚書令鞫譚僕射宗伯鳳以爲可許天子以相等皆見上體不平外內顧望操持兩心幸雲踰冬無討賊疾惡王僻之意制詔免相等皆爲庶人後

數月大赦嘉奏封事薦相等明習治獄相計謀深沉譚
頗知文雅鳳經明行修聖主有計功除過臣竊爲朝廷
惜此三人書奏上不能平後二十餘日嘉封還益董賢
戶事上乃發怒召嘉詣尚書責問以相等前坐在位不
盡忠誠外附諸侯操持兩心背人臣之義今所稱相等
材美足以相計除罪君以道德位在三公以總方略一
統萬類分明善惡爲職知相等罪惡陳列著聞天下時
輒以自劾今又稱譽相等云爲朝廷惜之大臣舉錯恣
心自在迷國罔上近由君始將謂遠者何對狀嘉免冠

謝罪事下將軍中朝者光祿大夫孔光左將軍公孫祿
右將軍王安光祿勳馬宮光祿大夫龔勝劾嘉迷國罔上
不道請與廷尉雜治勝獨以爲嘉備宰相諸事並廢咎
由嘉生嘉坐薦相等微薄以應迷國罔上不道恐不可
以示天下遂可光等奏光等請謁者召嘉詣廷尉詔獄
制曰驃騎將軍御史大夫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
雜議衛尉雲等十五人以爲如光等言可許議郎龔等
以爲嘉言事前後相違無所執守不任宰相之職宜奪
爵土免爲庶人永信少府猛等十人以爲聖王斷獄必

先原心定罪探意立情故死者不抱恨而入地生者不銜怨而受罪明主躬聖德重大臣刑辟廣延有司議欲使海內咸服嘉罪名雖應法聖王之於大臣在輿爲下御坐則起疾病視之無數死則臨吊之廢宗廟之祭進之以禮退之以義誅之以行案嘉本以相等爲罪罪惡雖著大臣括髮關械裸躬就笞非所以重國褒宗廟也今春月寒氣錯繆霜露數降宜示天下以寬和臣等不知大義唯陛下察焉有詔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使者既到府掾史涕泣共和藥進嘉嘉不肯服主簿曰將相不對理陳寃相踵以爲故事君侯宜引決使者危坐府門上主簿復前進藥嘉引藥杯以擊地謂官屬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萬衆丞相豈兒女子邪何謂咀藥而死嘉遂裝出見使者再拜受詔乘吏小車去蓋不冠隨使者詣廷尉廷尉收嘉丞相新甫侯印綬縛嘉載致都船詔獄上聞嘉生自詣吏大怒使將軍以下與五二千石雜治吏詰問嘉嘉對曰案事者思得實竊見相等前治東平王獄不以雲爲不當死欲關公卿示重慎置驛馬傳囚埶不得踰冬

月誠不見其外內顧望阿附爲雲驗復幸得蒙大赦相等皆良善吏臣竊爲國惜賢不私此三人獄吏曰苟如此則君何以爲罪猶當有以負國不空入獄矣吏稍侵辱嘉嘉喟然仰天嘆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子佞邪亂朝而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嘉繫獄二十餘日不食歐血而死帝舅大司馬驃騎將軍丁明素重嘉而憐之上遂免明以董賢代之語在賢傳嘉爲相二年誅國除死後上覽其對而思嘉言復以孔光代嘉爲丞相徵用何武爲御史大夫元始四年詔書追錄忠臣封嘉子崇爲新甫侯追謚嘉爲忠侯

師丹字仲公琅邪東武人也治詩事匡衡舉孝廉爲郎元帝末爲博士免建始中州舉茂才復補博士出爲東平王太傅丞相翟方進御史大夫孔光舉丹議論深博廉正守道徵入爲光祿大夫丞相司直數月復以光祿大夫給事中由是爲少府光祿勳侍中甚見尊重成帝末年立定陶王爲皇太子以丹爲太子太傅哀帝即位

爲左將軍賜爵關內侯食邑領尚書事遂代王莽爲大司馬封高樂侯月餘徙爲大司空上少在國見成帝委政外家王氏僭盛常內邑邑及即位多欲有所匡正封拜丁傅奪王氏權丹自以師傅居三公位得信於上上書言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前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皆貴寵封舅爲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爲孔鄉侯出侍中王邑射聲校尉王邯等詔書比下變動政事卒暴無漸臣縱不能明陳大義復曾不能牢讓爵位相隨空受封

侯增益陛下之過聞者郡國多動地水出流殺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定法度失理陰陽溷濁之應也臣伏惟人情無子年雖六七十猶慱取而廣求孝成皇帝深見天命燭知至德以壯年克已立陛下爲嗣先帝暴棄天下而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違顏咫尺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已躬行以觀羣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附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先帝不量臣愚以爲太傅陛下以臣

託師傅故亡功德而備鼎足封大國加賜黃金位爲三公職在左右不能盡忠補過而令庶人竊議災異數見此臣之大罪也臣不敢言乞骸骨歸於海濱恐嫌於僞誠慙負重責義不得不盡死書數十上多切直之言初哀帝即位成帝母稱太皇太后成帝趙皇后稱皇太后而上祖母傅太后與母丁后皆在國邸自以定陶共王爲稱高昌侯董宏上書言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爲華陽夫人所子及即位後俱稱太后宜立定陶共王后爲皇太后事下有司時丹以左將軍與王莽共劾奏宏知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一統而稱引亡秦以爲比喻詿誤聖朝非所宜言大不道上新立謙讓納用莽丹言免宏爲庶人傅太后大怒要上必欲稱尊號上於是追尊定陶共王爲共皇帝尊傅太后爲共皇太后丁后爲共皇后郎中令泠褒黃門郎段猶等復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蕃國之名以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之意置吏二千石以下各共厥職又宜爲共皇立廟京師上復下其議有司皆以爲宜如褒猶言丹議獨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故尊卑之禮明則人

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
人主與萬民俱蒙福祐尊卑者天地定位不可亂也今
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爲號者毋從子妻從
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
尊卑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
改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亡
爵父之義尊父毋也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
衰三年而降其父毋朞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
帝聖恩深遠故爲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爲一

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太
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
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
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
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丹由是浸不合上意會有
上書言古者以龜貝爲貨今以錢易之民以故貧宜可
改幣上以問丹丹對言可改章下有司議皆以爲行錢
以來久矣難卒變易丹老人忘其前語後從公卿議又
丹使吏書奏吏私寫其草丁傅子弟蒙之使人上書告

丹上封事行道人徧持其書上以問將軍中朝臣皆對
曰忠臣不顯諫大臣奏事不宜漏泄令吏民傳寫流聞
四方臣不密則失身宜下廷尉事下廷尉廷尉劾丹大
不敬事未決給事中博士申咸炔欽上書言丹經行無
比自近世大臣能若丹者少發憤懣奏封事不及深思
遠慮使主簿書漏泄之過不在丹以此貶黜恐不厭衆
心尚書劾咸欽幸得以儒官選擢備腹心上所折中定
疑知丹社稷重臣議罪處罰國之所慎咸欽初傳經義
以爲當治事以暴列乃復上書妄稱譽丹前後相違不
敬上貶咸欽秩各二等遂策免丹令上大司空高樂侯
印綬罷歸後尚書令唐林上疏爲丹訟寃上從林言復
賜丹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丹既免數月上用朱博議
尊傅太后爲皇太太后丁后爲帝太后與太皇太后及
皇太后同尊又爲共皇立廟京師儀如孝元皇帝博遷爲
丞相復與御史大夫趙玄以前事奏免丹爲庶人丹於
是廢歸鄉里者數年平帝即位新都侯王莽白太皇太
后發掘傅太后丁太后冢奪其璽綬更以民禮葬之定
陶藁廢共皇廟諸造議冷褒段猶等皆徙合浦復免高

昌侯宏爲庶人徵舟詔公車賜爵關內侯食故邑數月
太皇太后詔封舟爲義陽侯月餘薨謚曰節侯子業嗣

莽敗頌繼

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其先出自有周伯僑者以
玄鳥食卵於晉之揚因氏焉不知伯僑周何別也揚在
河汾之間周衰而揚氏或稱侯號曰揚侯會晉六卿爭
權韓趙魏興而范中行知伯斃當是時偪揚侯揚侯迸
于楚巫山因家焉楚蓮之興也揚氏遡江上處巴江州
而揚季官至廬江太守漢元鼎間避仇復遡江上處岷
山之陽曰郫有田一壥有宅一區世世以農桑爲業自
季至雄五世而傳一子故雄無他揚於蜀雄少而好學
不爲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爲人簡易佚蕩
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靜無爲少嗜欲不
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家
產不過十金之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
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顧嘗好辭賦先是
時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
常擬之以爲式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

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爲君子待時
則大行不得待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湮身哉乃作
書往往擬離騷文而反之自嶓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
名曰反離騷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旁惜誦
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畔離也牢聊也與君相離愁而無聊也文
多皆不載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
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
月從上幸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其辭曰惟漢十世將
郊上玄定泰畤雍神侏儒明號同符三皇錄功五帝邮
渝錫羨拓迹開統於是延命羣僚厤吉日協靈辰星案
而天行詔招搖與泰陰兮伏鈎陳使當兵屬堪輿以壁
壘兮梢夔魋而挾獝狂八神奔而警蹕兮振殺轔而軍
裝蚩尤之倫帶干將而秉玉戚兮飛蒙茸而走陸梁齊
總總撙撙其相膠葛兮燮駭雲訊奮以方攘騈羅列布
麟以雜沓兮紫虡參差魚頡而鳥聯翕習霍霧集蒙
合兮半散照爛粲以成章於是乘輿廼登夫鳳凰兮翳
華芝之駟蒼螭兮六素蚪蠖略蠖綴灑摩幢纚帥爾陰閉
雲然陽開騰清宵而軼浮景兮夫何旗旄郅偈之旖旎

也流星旄以電燭兮咸翠蓋而鸞旗數萬騎於中營兮
方玉車之千乘聲駊隱以陸離兮輕先疾雷以駭遺風
陵高衍之嵯峨兮超紆譎之清澄登椽欒而狎天門兮
馳閶闔而入凌兢是時未轃天甘泉也迺望通天之繹
繹下陰潛以慘廩兮上洪紛而相鑲直嶢嶢以造天兮
厥高蔑而不可摩疆度平原唐其壇曼兮列新雉於林
薄攢并閭與茇茷兮紛被麗其亡鄂崇丘陵之駮騭兮
深溝嶔巖而爲谷逴逴離宮般以相燭兮封巒石關施
靡靡延屬於是大夏雲譎波詭摧嵯而成觀仰擿首以
高視兮目冥眴而亡見正瀏濫以弘惝兮指東西之漫
漫徒回回以徨徨兮魂固眇眇而昏亂據軨軒而周流
兮忽軼軋而亡垠翠玉樹之青葱兮璧馬屋之璘瑜金
人仡仡其承鍾虡兮蔵巖巖其龍鱗揚光曜之燭燭兮
乘景炎之炘炘配帝居之縣圃兮象泰壹之威神洪臺
搖其獨出兮掇北極之崢嶸列宿乃施於上蔡兮日月
纔經於挾振雷鼓律而蟲蟄兮電倏忽於藩籬也麗不
能自還兮半長途而下顛亡翻墜而絕飛深兮浮蔑蠓
而撇天左纔搶石玄冥兮謁蓐騶後應龍兮陰雨滂與

幽都兮涌醴汩以生川陵隱隱蔚於東崖兮白虎敦圉
羣昆侖覽繆流於高光兮洛之皇丞西清蕭殿崔巍乎
和氏玲瓏炕浮柱之飛榱兮仲莫莫而扶傾閬閬其
寥廓兮似紫宮之峥嶸聯交錯而叉衍兮蜿蟺愧摩其
相嬰乘雲閣而上下兮紛蒙蘢以混成衷紅霧之流離
兮颺翠氣之冤延襲璇室與傾宮兮若登高眺遠肅厚
臨淵回焱肆其碭駭兮被桂椒而蘭蕙移楊香芬茀以穹
隆兮擊薄櫨而將崇鄉吠舷以棍相兮聲駢隱而歷鍾
排玉戶而颺金鋪兮發蘭蕙與穹窿雜彌彌真彿泊兮
稍暗暗而靚深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夔牙之調瑟
般倕奔其剖劈兮工爾投其鈎繩雖方征僑與偓佺兮
猶仿佛其若夢於是事變物化目駭耳回蓋天子穆然
珍臺閒館璇題玉英蜎蜎蠖濩之中惟夫所以澄心清
魂儲精壹思感動天地逆釐三神者迺搜遠索耦皇伊
之徒冠倫魁能函其常之惠掞東征之意相與齊乎陽
靈之宮靡蘼蕪而為席兮折瓊枝以為芳噏清雲之流
瑕兮飲若木之露英英虛禮神之囿登乎須柢之堂建
光耀之長旃兮昭量量後之威威攀璇璣而下視兮行遊

目辱三危傳衆車於東阬兮肆玉鈇而下馳漂龍淵而
還九垠兮窺地底而上回風僾僾而扶轄兮鸞鳳紛其
御蠻梁弱水之濕漠兮躡不周之逶蛇想西王母欣然
而上壽兮羣玉女而卻處妃玉女無所眺其清盧兮處
妃曾不得施其蛾眉方睽道德之精剛兮侔神明與之
爲資於是欽崇宗祈燎熏皇天招搖泰壹舉洪顛樹靈
旗樵蒸焜上配藜四施東燭倉海西燿流沙北爌幽都
南煬丹厓玄瓚觵觴秬鬯泮淡盼嚮豐融鬱鬱芬芬炎
炎龍兮熛訛碩鱗選巫咸兮叫帝閽開太庭兮延羣

神儐暗藹兮降清壇瑞穰穰兮委如山於是事畢功弘
回車而歸度三巒兮偈崇黎天閶決兮地垠開八荒協
兮萬國諧登長平兮雷鼓磕天聲起兮勇士厲雲飛揚
兮雨滂沛于胥德兮麗萬世亂曰崇崇圜丘隆隱天兮
登降崗嵸罷垣兮增宮嶙峋差駢嵯峨兮岭巒嶙峋洞
亡厓兮上天之縡杳旭卉兮聖皇穆穆信厥對兮俟祇
郊禋神所依兮徘徊招搖靈遲遲兮輝光炫燿隆厥福
兮子子孫孫長亡極兮甘泉本因秦離宮既奢泰而武
帝復增通天高光迎風宮外近則洪厓旁皇儲胥弩陛

遠則石關封巒枝鵲露寒棠棃師得遊觀屈奇瑰偉非
不摩而不彫牆塗而不畫周宣所考盤庚所遷夏卑宮
室唐虞棌椽三等之制也且其爲已久矣非成帝所造
欲諫則非時欲默而不能已故遂推而隆之乃上比於
帝室紫宮若曰此非人力之所爲黨鬼神可也又是時
趙昭儀方大幸每上幸甘泉常法從在屬車閒豹尾中
故雄聊盛言車騎之衆參麗之駕非所以感動天地逆
蠶三神又言屏玉女卻宓妃以微戒齊肅之事賦成奏
之天子異焉其三月將祭后土上乃帥羣臣橫大河湊

汾陰既祭行游介山面安邑顧龍門覽鹽池登歷觀陟
西岳以望八荒迹殷周之虛眇然以思唐虞之風雄以
爲臨川羨魚不如歸而結網還上河東賦以勸其辭曰
伊年暮春將瘞后土禮靈祇謁汾陰于東郊因茲以勒
崇垂鴻發祥隤祉欽若神明者盛哉鑠乎越不可載已
於是命羣臣齊法服整靈輿廼撫翠鳳之駕六先景之
乘棹將星之流旃彎天狼之威弧張燿日之玄旄揚左
纛被雲梢奮電鞭驂雷轎鳴洪鍾建五旗羲和司日顏
倫奉輿風發飈拂神騰鬼趡千乘霆亂萬騎仙橋嘻嘻

旭旭天地稠敷皷嗟跳巒涌渭躍涇秦神下讋跖鬼負
沴河靈矍踢瓜音掌華蹈衰遂臻陰宮穆穆肅肅蹲蹲如
也靈祇既鄉五位時叙絪緼玄黃將紹厥後於是靈輿
安步周流容與以覽羣介山嗟文公而愍推兮勤大禹
於龍門灑沈菑於豁瀆兮播九河於東瀕登歷觀而遥
望兮聊浮流以經營樂往昔之遺風兮喜虞氏之所耕
瞰帝唐之嵩高兮眺隆周之大寧汩低回而不能去兮
行睨陔下與彭城濊南巢之坎坷兮易豳岐之夷平乘
翠龍而超河兮陟西岳之嶢崝雲霏霏而來迎兮澤滲
灑而下降鬱蕭條其幽藹兮瀹汎沛以豐隆叱風伯於
南北兮呵雨師於西東參天地而獨立兮廓蕩蕩其亡
雙遵逝厚歸來以函夏之大漢兮彼曾何足與比功建
乾坤之貞兆兮將悉總之以羣龍麗鈎芒與驂蓐收兮服
玄冥及祝融敦衆神使式道兮奮六經以攄頌隃於穆
之緝熙兮過清廟之雝雝軼五帝之遐迹兮躡三皇之
高蹤既發軔於平盈兮誰謂路遠而不能從其十二月
羽獵雄從以爲昔在二帝三王宮館臺榭沼池苑囿林
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厨而已不奪百姓

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鳳凰巢其樹黃龍遊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屮木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爲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爲大裕民之與奪民也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胡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瀕渭而東周袤數百里穿昆明池象滇河營建章鳳闕神明馺娑漸臺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游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然至羽獵田車戎馬器械儲偫禁籞所營者奢麗誇詡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又恐後世脩前好不折中呂泉臺故聊因校獵賦以風其辭曰

戲農豈或帝王之彌文哉論者云否亦各並時而宣奚必同條而共貫則泰山之封烏得七十而有二是以創業垂統者俱不見其爽遐邇五三烏知其是非遂作頌曰麗哉神聖處於玄宮富既與地孱侔訾貴正與天乎比崇齊桓曾不足使扶轂楚嚴未足以爲驂乘陋三王之陀薛嶠高舉而大興歷五帝之寥廓涉三

皇之登閎建道德以爲師友仁義與爲朋於是玄冬季
月天地隆烈萬物權輿於內徂落於外帝將唯田于靈
之囿開北垠受不周之制以終始顓頊玄冥之統迺詔
虞人典澤東延昆鄰西馳閨闔儲積共偫戍卒夾道斬
叢棘夷野草禦自汧渭經營酆鎬章皇周流出入日月
天與地杳爾迺虎路三嵕以爲司馬圍經百里而爲殿
門外則正南極海邪界虞淵鴻濛沆茫碣以崇山營合
圍會然后先置虞白楊之南昆明靈沼之東賁育之倫
蒙盾負羽杖鏌邪而羅者以萬計其餘荷垂天之畢張
旨壎之罘靡日月之朱旱曳彗星之飛旗青雲爲紛紅
虹爲縆屬之虞崑崙之虛溟涬若天星之羅浩如淸水之
波淫淫與與前後要遮欃槍爲闌明月爲候熒惑司命
三弧發射鮮帥陸離駢衍佖路徼車輕武鴻綢緁獵殼
殼軫軫被陵緣阪窮冥極遠者相與迾虞高原之上羽
騶營營昉分殊事繽紛往來轠轤不絕若光若滅者布
雲青林之下於是天子乃以陽鼂始出乎玄宮撞鴻鐘
建九旒六白虎載靈輿蚩尤並轂蒙公先驅立歷天之
旃曳捎星之旃霹靂列缺吐火施鞭萃從允溶淋灕廓

蒼戲八鎮而開關飛廉雲師吸嚕瀟率鱗羅布列攢以
龍翰紛紛秋蹌蹌入西園切神光望平樂徑竹林蹂蕙圃
踐蘭苑罕舉熊烈火轡者施披方馳千駟校騎萬師虓虎
之陳然橫膠轕焱泣雷厲驥駢駱磕洶洶旭旭天動地
岌羨溫半散蕭條數千萬里外若夫壯士忼慨殊鄉別
趣東西南北騁耆奔欲柁蒼猇跋犀聲蹶浮麋斬巨鋌
搏玄蟾騰空虛距連卷踔夫嶠嵕澗門莫莫紛紛山谷
爲之風焱林叢爲之生塵及至獲夷之徒蹶松栢掌蒺
藜獵蒙龍鱗輕飛獲般首帶脩蛇鈎赤豹搤象犀蹴

阬超唐陂車騎雲會登降閶闔蕭蕭熊耳爲綴木
仆山還漫若天外儲與虖大溥耶浪虖宇內於是天清
日晏逢蒙列皆羿氏控弦皇車幽輶光純天地望舒彌
轡翼乎徐至於上蘭移圍徙陳浸淫蹷部曲隊堅重各
案行伍壁壘天旋神扶電擊逢之則碎近之則破鳥不
及飛獸不得過軍驚師駭野掃地及至四千車飛揚武
騎聿皇蹈飛豹綃嘍陽追天寶出一方應一舒聲擊流光
埜盡山窮囊括其雌雄沈沈客睿遺哮虖緱中三軍若
然窮冗閼與亶觀夫票禽之紲隃羣兕之抵觸熊羆之

拳攫虎豹之凌遽徒角搶題注蹴竦讋怖魂亡魄失觸
轄關脰妄發期中進退獲獲創淫輪夷丘累陵聚於是
禽殫中衰相與集於靖冥之館以臨珍池漲以波渠溢
以江河東瞰目盡西暢亡厓隨珠和氏焯爍其陂玉石
嶙峋瑊玟燿青熒漢女水潛怪物暗冥不可殫形玄鸞孔
雀翡翠垂榮王雎關關鴻鴈嚶嚶羣娭虖其中噍噍昆
鳴鳧鷖振鷺上下砰磕聲若雷霆乃使文身之技水居
鱗蟲凌堅冰犯嚴淵探巖排碕薄索蛟螭蹈獱獺據鼉
鼉拔靈蠵入洞穴出若梧乘鉅鱗騎京魚
浮彭蠡目有

虞方摧夜光之流離剖明月之珠水之處妃館
蛋原與彭胥於茲虖鴻生鉅儒俄軒冕雜衣裳脩唐典
匡雅俗揖讓於前昭光振燿蠻習如神信聲惠於北狄
武義動於南鄰是以旃裘之王朗貉之長移珍來享抗
手稱臣前入圍口後陳盧山羣公常伯楊朱墨翟之徒
喟然稱曰崇哉乎德雖有虞虞不曼成周之隆何以侈
茲大古之覲東嶽禪梁甫含此世也其誰與哉上猶謙
讓而未俞也方將上獵三靈之流下決醴泉之滋發黃
龍之穴窺鳳凰之巢歸麒麟之囿華神雀之林奮雲夢

倣孟諸非草華是靈臺罕徂離宮而輟觀游土事不飾
木功不彫承民乎農桑勸之以弗迨儕男女使莫違恐
貧窮者不徧被洋溢之饒開禁苑散公儲創道德之囿
弘仁恵之虞馳弋乎神明之囿覽觀乎羣臣之有亡放
雉菟收罝罘麋鹿芻蕘與百姓共之蓋所以臻茲也於
是醇洪鬯之德豐茂世之規加勞三皇勗勒五帝不亦
至乎乃祗莊雍穆之徒立君臣之節崇賢聖之業未皇
苑囿之麗游獵之靡也因回軫還衛背阿房反未央明
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
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厭漢中張羅罔置罝罘捕熊羆豪
豬虎豹狡獾狐菟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罔
爲周阹縱禽獸於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
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
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爲主人子墨爲客
卿以風其辭曰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聞聖主
之養民也仁霑而恩洽德不爲身今年獵長楊先命右
扶風左太華而右褒斜穿鑿而爲弋紆南山以爲罝
羅千乘於林莽列萬騎於山隅帥軍踤阹錫戎獲胡益

熊羆拕豪豬木雞鱠鱉以爲儲胥此天下之窮覽極觀也雖然亦頗擾乎農民三旬有餘其屢至矣而功不圖恐不識者外之則以爲娛樂之遊內之則不以爲乾旦之事豈爲民乎哉且人君以玄默爲神澹泊爲德今樂遠出以露威靈數搖動以罷車甲本非人主之急務也蒙竊惑焉翰林主人曰吁謂之茲邪若客所謂知其一未睹其二見其外不識其內者也僕嘗倦談不能一二其詳請略舉凡而客自聽其切焉客曰唯唯主人曰昔有彊秦封豕其士虓豗其民鑿齒之徒相與摩牙而爭之豪俊麋沸雲擾羣黎爲之不康於是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橫鉅海槩崑崙提劒而叱之所麾城摧邑下非降旗一日之戰不可殫記當此之勤頭蓬不暇踈飢不及餐鞮鍪生蟣虱介冑被霑汗以爲萬姓請命厚皇天迺展民之所詘振民之所之規億載恢帝業七年之間而天下密如也逮至聖文隨風乘流方垂意於至寧躬服節儉綈衣不敝革踏不穿大夏不居木器無文於是後宮賤瑇瑁而踈珠璣卻翡翠之飾除雕瑑之巧惡麗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抑止絲竹

晏衍之樂憎闖鄭衛幼眇之聲是以王衡正而太階平
也其後熏鬻南作虐亥亥橫畔羌戎睚眦閩越相亂遐萌
爲之不安中國蒙被其難於是聖武勃怒爰整其旅廼
命驃衛汾沄滂渭雲合雷發姦騰波流機駭蹂轢疾如
奔星擊如震霆碎轒轀破穹廬腦幕沙髓余吾遂獵乎
王庭毆槖它燒爚蠡分裂單于磔裂屬國夷阬谷拔國
莽刋山石蹂屍輿厮係累老弱宛鋋瓣者金鏃淫夷者
數十萬人皆稽首樹頷扶服蛾伏二十餘年矣尚不敢
惕息夫天兵四臨幽都先加回戈邪指南越相夷靡節
西征充棘之東是以遐方疏俗殊鄰絕黨之域自上
所不化茂德所不綏莫不蹻足抗手請獻厥珍使海內
澹然永亡邊城之災金革之患今朝廷純仁遵道顯義
并包書林聖風雲靡莫華沈浮洋溢八區普天所覆莫
不沾濡士有不談王道者則樵夫笑之故意者以爲事
罔隆而不殺物靡盛而不虧故平不肆險安不忘危廼
時以有年出兵整輿戎振師五莊習馬長楊簡力狡
獸校武驃禽廼崒然茲
城又恐後世遠於一時之事常以此爲國家之大務漢

荒田獵陵夷而不衡也是以車不安軔日未靡旃從者
彷彿骫屬而還亦所以奉太宗之烈遵文武之度復三
王之田反五帝之虞使不輟耰工不下機婚姻以時男
女莫違出愷悌行簡易勞休力役見百年存孤弱帥
與之同苦樂然後陳鍾鼓之樂鳴韶磬之和建碣磍之
虡拮隔鳴球掉八列之舞酌允鑠肴樂胥聽廟中之雍
雍受神人之福祐歌揖頌吹合雅其勤若此故真神之
所勞也方將俟元符以[illegible]梁甫之基增泰山之高延光
于將來比笑三[illegible]

周流梨栗之[illegible]
鹿之獲哉且盲者不見尺尺而離[illegible]千里之隅客徒
愛胡人之獲我禽獸曾不知我亦已獲其王侯言未卒
墨客降席再拜稽首曰大哉體乎允非小子之所能及
也迺今日發矇廓然昭矣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
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
泊如也或謝雄以玄尚客謝揚子曰吾聞上世
上尊人君下榮父母近

人之禄紆青拖紫朱丹
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
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
光壹縱壹横論者慕
獨說十餘萬言深者入
纖者入無倫然而位不
得毋尚白乎何爲官之
欲朱丹吾轂不知一吠
羣鹿爭逸離爲十二

其轂今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
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
上下談公卿目如燿星舌如電
觀而作太玄五千文又業扶疎
類泉高者岩蒼天大者含元氣
過侍郎擢纔給事黄門意者玄
拓落也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
所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罔解結
六七四分五剖並爲戰國士

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
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槖或鑿坏以遁是故騶衍以頡亢
帝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爲萬乘師今大漢左東海右
渠搜前酋禺後陶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徼以糾墨制
以質鈇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天下
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乎八區家家自以爲稷
契人人自以爲咎繇戴縰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
侯董子蓋比晏嬰與夷吾當塗者入青雲失路者委溝
渠巨擢擢則爲卿相夕失執則爲匹夫譬若江湖之雀

勃解之鳥乘鷹集不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昔三仁去而殷虛三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粵伯五羖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指而危穰侯蔡澤雖噤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傅或倚夷門而笑或擯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間而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帚彗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塗隙蹈瑕而無所詘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宛舌而固聲欲行者擬足而投迹鄉使上世之士處庠今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闈罷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也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讒聲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廷惟寂惟寞守

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而子
廼以鴟梟而笑鳳凰孰蝘蜓而謝龜龍不亦病乎子徒
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之病甚不遭史蹟徧鵲悲矣
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揚子
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脅拉髆免於徽索翕肩蹈背扶
服入槖激卬萬乘之主界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蔡
澤山東之匹夫也頷頤折頸涕唾流沫西揖彊秦之相搤
其喉炕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
卒都於雒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
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輿三王傳禮百世不易
叔孫通起於桴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
肅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
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諱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
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謬矣有談
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
畫策陳平出奇功若秦山嚮若低隤唯其人之贍知哉
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不
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夫闡先生收功於章臺四皓

采蒙於南山公孫劉業於金馬驃騎發迹於祁連司馬
長卿竊訾於卓氏東方朔劉名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
數公者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雄以爲賦者將以風之
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加
也既廼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
如上大人賦欲以風帝反縹縹有陵雲之志繇是言之
賦勸而不止明矣又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非法
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於是輟不復爲而大潭
恩渾天參摹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蓂則三蓂九揲極

之七百二十九贊亦自然之道也故觀易者見其卦而
名之觀玄者數其畫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數也
其用自天元推一畫一夜陰陽數度律歷之紀九九大
運與天終始故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
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分爲三卷曰一二三與泰初
歷相應亦有顓頊之歷焉擬之以三策開之以休咎繆
之以象類揣之以八事文之以五行擬之以道德仁義
檀知無主無名要合五經苟非其事文不虛生爲其泰
要濃而不可知故有首衝錯測攡瑩數文揬圖告十一

篇皆以解剝玄體離散其文章尚尚不存焉玄文多故不著觀之者難知學之者難成客有難玄太深衆人之不好也雄解之號曰解難其辭曰客難揚子曰凡著書者衆人之所好也美味期乎合口工聲調於比耳今吾子廼抗辭幽說閎意眇指獨馳騁於有亡之際而陶冶大鑪旁薄羣生歷覽者澈乎矣而殊不寤亶費精神於此而煩學者於彼譬畫者畫於無形弦者放於無聲殆不可乎揚子曰俞若夫閎言崇議幽微之塗蓋難與覽者同也昔人有觀象於天視度於地察法於人者天覆且彌地普而深昔人之辭廼玉廼金彼豈好為難難哉執不得已也獨不見夫翠蚓絳螭之將登霄漢必聳身於蒼梧之淵不階浮雲翼疾風虛舉而上升則不能攀膠葛騰九閡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耀八紘泰山之高不嶕嶢則不能涔溺雲而散敵烝是以宓犧氏之作易也緜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藏定萬物之基與謨之篇雅頌之聲不溫純深潤則不足以揚鴻烈而章緝熙蓋肴糜為宰寂寞為尸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語叫叫

大道低回是以聲之耶者不可同於衆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棍於世俗之目辭之衍者不可齊於庸人之聽今夫弦者高張急徽追趨逐者則坐者不期而附試爲之施咸池揄六莖發蕭韶詠九成則莫有和也是故鍾期死百牙絶弦破琴而不肯與衆鼓瀾人亡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師曠之調鍾竢知音者之在後也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老聃有遺言貴知我者希也非其操與雄見諸子各以知其舛馳大氐詆訾聖人即爲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惑衆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麟止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譔以爲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文多不録史氏著其目云漢史贊曰雄之自序云爾自號曰法言之前皆是雄本自序之文也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爲郎給事黄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

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復不侯久耆老久次轉
爲大夫恬於埶利乃如是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
章成名於後世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
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
作州箴賦莫善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善於相如作四
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用心於內不求於
外於時人皆忽之惟劉歆及范逡重焉而桓譚以爲絕
倫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爲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
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
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
祿閣上治獄事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
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閣請
問其故乃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
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雄以病
免復召爲大夫家素貧耆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
載酒肴從游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
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
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

應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侯芭爲起墳喪之三年時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常稱揚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揚子之五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諸儒或譏以爲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籍具存